

星屑

南陌扫花尘，北陌存芳土。往返竟何之？异道相安处。
采月赖清瞳，幽影谁人顾。曾许共分光，星屑织帷幕。

——题记

献给此书的第一位读者

序

有这样一条古老的道路，在炎炎夏日中通向清凉的竹林深处。它的一侧开着野菊花、玫瑰，供人驻足欣赏，一侧生长着蓝莓之类的小灌木果子，让人饱尝酸甜。道路的中途会有片刻的寒冷，雪花纷然落下，行路人的四肢逐渐冻僵，踩不准路面的坑洞，就一不小心摔倒，从侧坡滑了下去。

晕头转向地从地面爬起，行路人迷失了。这时，夜风的孤寂往往要侵袭慨叹的内心。但他应当明白，无边的空虚不仅仅内在于心灵，它同样内在于宇宙。尤应抬头仰望，发现夜星的稀疏与寥落：物质的亿万年孤单，和我们渺小的内心一样，在那些无人理睬的角落，做最无力的蜷缩。

寂静应向图画致谢——全凭儿时的想象，用光点凭空制造出了星座的形象。这副图画，抚慰了寂静的不安，它无时无刻，不在兑现一种永恒的浪漫，终我们一生，也不会改变彼此牵连的几何形状。

有了星座的冥冥指引，远野就不再空旷。反倒是那些浅薄近地的空气里，总弥漫出刺鼻的味道，危机四伏于归程，应当备好刀剑。

我这个不入流的散文家，就不再卖弄拙劣的意趣了。

这本书主要包括的是我浅薄的思考，试图回答的，是一个个令人困顿不安、固步自封、疑神疑鬼、“心甘情愿”的古怪问题。这个过程中，最主要应当感谢我所援引那些伟大的巨人，是它们的星辰击碎了精神位面的咒印，而我只是通过对星空良久的凝视，也搜寻了流星坠落的方位，侥幸捡拾了一片片小小的星屑，不过也足够用来割破那些问题背后的扭结，挑出一丝透明的纤维给困惑的人看。

但这一片星屑，如果要刺破你的肌肤，我还是会选择将它抛弃。毕竟，你本已拥有无与伦比的双眼，只要抬头观看星空，那无限流溢的色彩，永恒闪烁的光辉，早已穿越无穷的虚空，在上一个遗忘的瞬间、这一个宁静的当下、下一个悸动的刹那，从你柔弱的双睫掠过、清净的瞳仁隧入，彻彻底底地汇入了你清明的脑海，成为你精神世界中一丝静默的美丽，成为真正属于你的星屑。

雅典的卫城毁败已久，但祭祀神灵的真正场所，是此间宇宙。

目录

序	i
第一章 死亡	4
1、葬礼的意义	1
2、死亡的种类	2
3、人会死吗?	5
第二章 哲学	8
极简哲学史（一）：前批判哲学	10
（1）梦醒时分：笛卡尔	10
（2）无限月读：斯宾诺莎	12
（3）改良主义：莱布尼茨	13
（4）阶段总结	15
极简哲学史（二）：批判哲学	17
（1）启蒙攻略：理智主义 VS 经验主义	17
（2）MOD 创始人：康德	19
（3）高手在民间——费希特	21
（4）云玩家——谢林	24
极简哲学史（三）——唯物主义	27
（1）画出来的面纱——本质	27
（2）恶魔的圣痕——理性	29
（3）作者的回忆录：马克思	32
（4）整体主义	34
（5）结语	36
第三章 爱欲	38
爱欲何为？——拉康三界说	39
（1）符号界（the Symbolic）——笼罩一切的网	39
（2）一条锁链——意识和性别的起源	39
（3）锁链和网络——心灵的基本结构	42
（4）镜子的作用——想象界	44
镜像阶段	45
（5）自恋的价值	47
（6）凝视与沉默的作用	48
（7）不散的阴魂——实在界	52

晚期拉康的实在界：不可能的原质	54
(8) 三种绝对的真实	54
(9) 主要的精神病症	56
妄想、偏执狂 (paranoia)	57
精神错乱 (Psychotic)	58
癡症/歇斯底里 (Hysteric)	59
(10) 详细的性变态分类	61

第一章 死亡

前言

最沉重的问题，放在最前面。

1、葬礼的意义

齐泽克举过一个葬礼的例子：2001 年度的达尔文奖¹所褒奖的“人类最愚蠢行为”，来自一位不幸的罗马尼亚女士。她在自己的葬礼中醒来，从棺材里爬出来，看到众人惊恐的眼神，她自己也陷入了无比的恐惧，穿过一条马路不幸被撞死，人们把她的尸体重新放进棺材，葬礼得以完满结束。

她想要逃避自己的死亡，结果反而配合着达成了它——这当然是命运的无常。然而，这个例子之所以具有搞笑的效果，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一种短路，葬礼和命运，这两个彼此对立的東西，偶尔地变成了同一个。

黑格尔说过，在人类面对亲属的死亡时，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就会让活着的人对生命感到绝望。这时必须将死亡的时间推迟到葬礼，人们在葬礼发生之前，假装死者尚未真正死去。直到葬礼结束，与死者告别，人们才在一个集体的仪式中，又一次（真正）杀死了死者，宣告死者不再是一个活人（尤其是考虑到各种葬礼上复活的例外、偶然情况），而只是祖先名单中的一个名字。

葬礼是人类对抗命运的武器，是一种“人造命运”。我无法决定我的死亡，但我可以在生前就安排我的葬礼。如果说，生物学上的死亡，是我的无可奈何的退场，那么葬礼上的社会角色的死亡，则是我作为生命表演者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Encore，每个参与者都会被永恒的退场所逼迫，收到我的生命带给他们的不可更改的、最后的影响。

Encore 在法语里另一个写法是 en corps (on body)，意思是在身体上的，有关于身体的享乐。葬礼本身就包含了灵魂利用身体所作的最后一种享乐：抛弃它，让这具无灵魂身体的冰冷存在对他人的心灵造成最内在、深刻的影响。²

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这样一种终极幻想，即幻想自己出席自己的葬礼（许多喜剧片常上演的桥段），就表明此人已经受够了身体上的愚蠢享乐。即兴任意地组装出与别人互动的身体模式不再能够满足他，他现在只愿意由那个终极幻想所支配，预先感受到 Encore 时的快乐，从而帮助他克服所有的唯我论孤独。斯多噶学派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把活着的每一个瞬间都当作葬礼一样的 rehearsal 来练习，把每天想做的全部事情都预先写下来，按照极简主义、诗性正义的伦理规范来排列增减，从而获得预先支配生命的安定感，情绪化的自

¹达尔文奖是为“通过愚蠢的方式毁灭了自我，为人类进化（达尔文理论）做出深远贡献”的人颁发的奖项。

²这也是为什么“痴情男子在未婚妻葬礼上与之成婚”的新闻，总会让人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因为婚姻的本质就是抛弃自己的身体控制权给对方，好对他人的内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揭露了一个长久被压抑的现实：一段完整的婚姻，最终的结局就是葬礼，葬礼是婚礼的最终环节。

我被当作已经死去的尸体，化好妆之后摆到众人面前，像葬礼公司那样安排自己，泰然自若。“假装他还活着”——这是世俗的葬礼。“假装我已经死了”——这是斯多噶式的人生。两者都跳动着 Encore 的表演热情，把生命当作的擂台，把死亡当作挑衅永恒的筹码。

2、死亡的种类

莫扎特的音乐，是一种追求旋律的和谐、美妙、精密的古典主义音乐，他不断地遴选、反思更优美的古典主义旋律。

而贝多芬则是古典音乐自己对自己的形式上的否定，他的每一个乐句，都在进行一种绝望的搏斗：努力去避免陷入一种重复循环、轻佻俚俗的古典乡村田野的自得其乐中去。要不断地将这种循环打破，又必须借助新的更“得体”的循环，更具有智慧的构思和平衡关系，一种更宏大的美学宇宙。

贝多芬是浪漫主义的，他的拼搏是向更有力、更宏大的方向去运动的，他依然追求一种“整体叙事”，这种叙事必须被推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致爱丽丝》，为了强迫听众期待和主旋律不同的新旋律，强迫听众理解整首乐曲，他刻意将“主旋律”放在乐曲的开头，伪装成一种轻浮的前奏，让俗人们可以轻易传唱。这样贵人们就会以反复哼唱主旋律为耻，而将后面 F 调的光明部分，以及再换回 a 小调的黑暗部分当作贝多芬真正的智慧精华所在。结尾处主旋律的再现，也就成为了神圣力量自我超越阴暗面的“反思性”悲剧，它又回到了起点，回到了爱丽丝给贝多芬带来的直觉性的审美体验，让贝多芬放弃了深沉和超越，这种暧昧的悲剧性令人叹息。

不断地 make some difference，通过自我超越，将前面的简单而“好听”的乐句，整合到一个更宏大的，更具有精神意义的整体中去，这种努力注定是悲剧。

一般人所讨论的“死亡的种类”，往往对应为不同的莫扎特式旋律。每一种死亡，都是一个闭合的循环。

稍微聪明一些的人，则在贝多芬的意义上讨论死亡的种类，要不断超越闭合的循环，超越精神的惰性，这种努力注定失败，但失败的种类却可以各不相同。瓦格纳成功地将种种死亡都形式化为陈列馆里的怀旧式崇高。

这里我们必须进一步走下去，走到现代主义音乐，也就是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

古典主义中固定的大调小调、形式化旋律、和声规则被看作是限定情感表达的枷锁，一定要被打碎。全部十二个半音被拿出来，做自由的音列，可以原

形、倒置、逆行、倒置逆行，乘以四，一共形成四十八种样式。各种素材不再具有特定的位置，它们可以被肆意摆放、排列。

这里我们必须进一步走下去，走到现代主义音乐，也就是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

古典主义中固定的大调小调、形式化旋律、和声规则被看作是限定情感表达的枷锁，一定要被打碎。全部十二个半音被拿出来，做自由的音列，可以原形、倒置、逆行、倒置逆行，乘以四，一共形成四十八种样式。各种素材不再具有特定的位置，它们可以被肆意摆放、排列。

在材料的极大丰富下，不再存在特定音阶、和旋的“阴郁”“明快”“圣洁”“活泼”等等的调性组合。无调性音乐让耳朵可以聆听更为宽广的精神内容，恐惧、嫉妒、愤恨、卑劣、扭曲等等。无调性音乐告诉人类，大脑可以适应聆听任何旋律。哪怕它在一开是嘈杂、诡异、扭曲的，最终却能够在精神上建构新的“正常”。所以“正常”本来就是被一种内在混乱所建构的偶然产物。

不存在痉挛状态，因为肌肉的正常状态就是蓄势待发的痉挛，只不过我们的神经早已将它适应。现代主义者心中的死亡，就是丧失这种产生新的痉挛和扭曲的能力。

莫扎特式的死亡：陷入轮回。

贝多芬式的死亡：突破轮回。

参考这两种死亡观，我们可以想象勋伯格式的、现代主义的死亡：没有能力创造新的反常，无法跳出生命的局限，简言之，无法死亡。

没法把我身上的扭曲、反常的东西，当作一种内在的真实承受下来，永远生活在“正常”的幻觉中。当彻底投降于生活的“调性”，不再能够探索一种无调性的不可能，这个现代灵魂就已经死了。

然而，晚年的勋伯格面对自己的死亡，就果断抛弃了他那群信奉“无调性”的叛逆主义信徒。他重新将调性旋律和无调性音乐结合起来，演绎了从无调性中生成调性，或反过来调性降解为无调性，或两者处于永恒的冲突、彼此渗透的关系。

这样，从现代主义的死亡，我们又更进一步走向了后现代。

我不打算走得太远，只到斯特拉文斯基。在勋伯格还认定是枷锁的东西上，斯特拉文斯基早就认作是游戏的道具了。

从无调性音乐想要颠覆体系、试图设立自己的秩序的野心，到对这种野心本身的唾弃和玩弄；从一种男性主义的否定姿态，到女性主义的漠视和利用。

斯特拉文斯基不再遵守现代主义设立的新的禁忌“你必须叛逆”，相反，他反而最能够自由地以任何古典主义的形式，去展现现代冲突，这就是音乐历史的后现代起点。

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 *Sacrificial Dance*，描述了一位少女在祭坛上被野蛮人献祭并分食。当围观者的激烈叫嚣终于消退，突然出现的是轻快而愚蠢的重复，而后又逐渐焦急起来（急于分食尸体），直到结束。

以生命祭祀神灵，原始人不会觉得野蛮吗？与通常认为的“原始人没心没肺”不同，我更倾向于认为，原始人比现代人更知道生命的宝贵，甚至是把它看成最宝贵的东西。否则就不可能有献祭的行为，想要逼迫神灵和自己达成某种交易。

原始人的错误，或者说一切残忍的错误就在于，相信交易对手真的存在：原始人相信少女自杀后，罪恶的鲜血能够随着祭坛蔓延到“神灵”的双手，让祂欠下一笔不义的债，要以接下来一整年的丰饶作为补偿。简而言之：牺牲是有对价的。

这样一种歇斯底里，以为冥冥之中有主宰存在，并且在计算着人类痛苦和悲剧的总额，以此作为祂的唯一享乐，酒足饭饱之后，就会发下赏赐作为补偿。人类把这一种歇斯底里，叫做“崇高”。

斯拉特文斯基突破了现代主义，在于他发现，调性或无调性，都迷恋于同样的“崇高”美学：音乐能够把生命转化为特定的“精神价值”。只不过调性方式是被动，无调性的方式则是主动。

唯一的机会，在于否定音乐的任何“精神价值”，认识到音乐的本质是一种和理性、哲学、数学同样僵死的形式艺术。

这样就不难理解斯拉特文斯基的口号：“回到巴赫”的纯粹形式的序列主义。生命永远不应该像现代无调性信徒所设想的那样去“适应”所谓的“扭曲”来证明自己的生命。生命应当去在音乐中发现一种绝对形式主义的变态热忱，这种热忱不属于生命，而只是一种绝望而空虚的理性形式。

因此，斯拉特文斯基的文学对应物，不应当是《尤利西斯》，而应当是两年之后的《魔山》。死亡在其中被精准地把握为一种完全与生命无关、与快乐经济学无关的、悬于梦幻中的纯粹形式。

这种纯粹空虚的形式并不能够与鲜活的生命做等价交换，它存在在另一个位面，艺术和文学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将两个位面阻隔开来。

因此，后现代的死亡应当这样去理解：死亡是一种必然性，它是一种纯粹的、无目的的序列运动；但这种必然性本身是偶然的，它无法成为任何生命意义的保障，只有生命本身可以反过来给死亡赋予意义。

好的，直到这里，我们可以开始在必然和偶然的矩阵中，回顾上述四种死亡：

- 1、古典主义：死亡是必然的、自然的。——顺从即可。
- 2、浪漫主义：死亡是偶然的、荒谬的。——反抗命运。
- 3、现代主义：死亡是必然的偶然性。——有无数种的偶然性（无调性），它们中的一些偶然地成为了具有必然性的权威（调性），死亡，是所有这些偶然性当中，注定要成为结局的那种——秩序和意义的完全丧失。
- 4、后现代主义：死亡是偶然的必然性。——死亡并不是生命中注定的最后一次偶遇，相反，死亡是生命偶遇的第一次“注定”。死亡是与生命的内容完全无关的、自说自话的绝对形式。³

3、人会死吗？

胡塞尔认为人会死，但意识不会。意识是整个世界的框架和前提，第一人称的观察视角永远不会断绝，因为时间体验本身就依赖于意识。人无法体验“非时间”，因此意识会永远持续下去。打个比方吧，如果有一部空间传送装置，人走进去，会被分解为量子，然后再在目的地重组，会不会说传送后的人，已经不是之前的人了，而是一个精准的复制人，就像《致命魔术》里发生的那样？那个走进去的其实已被杀了，利用他的扫描数据重新生成了一个？

当然不会，只要切换视角即可，走进传送机器的人，不会看到他自己分解成粒子。相反，他会看到除了他自己之外的整个外部环境，正在逐渐模糊、分解，而后重组成为一个新的世界，也就是目的地的样子。现象学家认为人的死亡也是如此。意识势必会延续它自己的时间性体验。哪怕外部观察者看到此人已失去了全部意识表征，他自己的视角依然会延续。

我个人并不认为大脑是意识的“载体”，我更倾向于视之作为一种“终端”，一种操作平台和交互窗口。如果说意识必须以某种高交换频次、巨量点位的信息网络（数十亿的神经元组成的）作为基础，那么大脑背后的底层物理现实，量子潮汐，高阶向量的力场、折叠的多维空间本身，本来就足以支撑起复杂的意识活动了。在这个意义上，脑心对应的理论假设不仅多余，而且具有

³这四种死亡又可以简单比喻为：佛教死亡（陷入轮回）、道教死亡（身死道消）、丧尸式死亡（被偶然性支配）、手机式死亡（手机突然哪天不能用了）。

迷惑性。因此，星云成形时的巨量信息交换，乃至地球周围大气电离层中的复杂电学状况，更不用提大海洋流的热力学交换、地质层面的地震波、太阳核聚变时高能粒子和高质量星体间复杂的相对论效应……这些都可能是某种成熟意识活动的载体。这就是意识的多重可实现理论，也是一种现代版本的泛灵论。我本打算介绍一种更为抽象的观念论版本的灵魂不朽说，但哲学家只须为人们提供一种盼头就够了，因为根本不应该提供任何盼头。

我本人根本不相信，精神需要以精密、复杂的高频次高密度的实时信息交换作为基础。

相反，精神的本质在于精简，在于抽象，在于筛选出重要的焦点。底层物质现实的复杂度，已经大大超出了构建生存叙事的必要了，它是个 n 维空间，信息复杂度随着 n 作指数级上升，更别谈它随着尺度和能级的增大，又具有了超越无穷的数据储量，总而言之，意识不是靠算力和高效算法维持建构的，宇宙本身的算力已经大大超过需求了，问题在于精简和筛选那些有意义的部分。假如，我们把大脑不再设想为一个现实模拟器，一个超高效率的实时运算机器，而是相反，将它想象成一个过滤装置，一个把宇宙这部最复杂机器本身所包含的无限密度的信息，过滤精简为有限的，但却真正具有经典价值和意义的“事件”，尤其是那些最可贵的标志性的生存经历——第一次恋爱、心碎，第一次罪恶，第一次彻底的悔恨，最后一刻的陪伴，最后一次爱意的挽留……假如宇宙的真正演化方向，就是变成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大脑的意义就在于把舞台四周围起来，不让嘈杂和混乱毁了生命的一出好戏。这个杂音的过滤器当然在有的戏剧中也会偶尔成为关键的道具，但它永远不会被看作生命灵魂的载体之类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宇宙不灭，意识的载体就不会缺失，真正重要的，在于选择近乎无限的信息流中，哪些才是真正宝贵的，值得占据生存焦点和意识中心的关键内容。作为一种精神，从泥一般的信息洪流中，精粹出真正的爱与热忱，这才是宇宙中唯一可被称为活力、生命力的力量。面对虚无主义者的挑衅，我们大可以一笑而过，毕竟这些自称为“虚无”、“死亡”的挑衅，充其量只是底层物理现实的粗糙杂音的一种，它们并没有经过主动的提炼和择取更甞体验任何真诚和情感了。简而言之，没有脑子，把物质世界的海了去了的旋出旋灭当成是什么样似的，而不懂得抽来，提纯出最可贵的精神性要素，因而也就无法面对真正严肃的毁灭精神——绝对自由的抉择。不抉择，不毁灭一部分，就无法提纯、把握任何部分，而只能泥于最初级的混乱嘈杂中。这种人与其叫虚无主义者，不如叫烂泥主义者。一切都是烂泥的原因不在于世界，而在于他自己，根本不知道粹烧出瓷器的第一把火，需要点燃的，是他自己。

所以人还是会死的，当你放弃一切抉择的勇气，放弃将复杂和混乱厘清提纯的智性官能，当你自甘堕落为世界底层物质现实一般复杂无度的单调循环，不再筛选、过滤出纯粹的意志和爱，你就瓦解碎裂、被吞噬了。这就是唯一的死亡。

拥抱这一筛选、提纯的意志不放松，哪怕一时消解为虚无，零散在粒子和力场的海洋中，也会再次与宇宙本身创造意义和价值的原初意识相交汇，在高贵的绝望中，再次化身为孤绝的摒弃者，在瞬间，历史会为我们重演整个前文明的进化历程，而将我们快速置入新的生存论叙事中去。意识从不浪费在无目的性的重复中，并将永远拒绝把泥潭中的琐碎体验为时间，而会报以即刻的遗忘，这样我们就能迅速重获生命的参赛权，只要永不向同质、泥泞的循环妥协，永远保持抉择、坚守的强力意志，我们就会再一次英勇地回归。这被尼采称为“永恒轮回”，被海德格尔称为“向死而生”。伟大的灵魂总会重新踏上征程，哪怕不在这个位面，也会是一方属于他们自己命运的新战场。

第二章 哲学

亲爱的朋友，所有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命的金树长青。 ——
《浮士德第一章：书斋》

Grau, teurer Freund, ist alle Theorie, Und grün des Lebens goldner
Baum.

——Faust I: Studierzimmer

极简哲学史

这一份哲学史是为了行动者所准备的。我努力创除多余的杂质，试图使之成为一个连续的行动纲领。

这一纲领蕴含了古希腊四美德中的三个：正义、勇敢、节制；而将对智慧的爱（philo-sophia），替换为了对生命的欲望（eros），欲望，是一切哲学的最内在秘密。

极简哲学史只涉及很少的哲学家，它们分别是：

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

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他们是哲学的四个最重要节点。仅这四个人是沉浸在思辨当中，并终其一生贯彻了哲学的使命——表达一种名为“智慧”的欲望。尽管其他人的理智努力都是歧路，但至少表达了一种与哲学相关的生命冲动。

极简哲学史（一）：前批判哲学

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是前批判哲学的三个代表。所谓“前批判”（pre-critical），就是指康德的《三大批判》之前的哲学，这些哲学的“批判性”很弱，**没有能力**反思“先验性”，没有能力真正做到“反躬自省”，通过内在批判，避免一些超出理性限度的谬误。

简单说：可以理解为哲学的小宝宝状态。

我们先从笛卡尔开始讨论前批判哲学的三个历程，而后是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最后，我们将总结这三种哲学。

（1）梦醒时分：笛卡尔

笛卡尔的哲学，概括起来一句话：

假如一切都是假的，怎么办？

这里关键性的一个突破在于，认识到：

“除非我们知道‘真’，否则我们不能知道‘假’。”

而后按照下述步骤，可以推导出世界的真实存在：

A. **一切都是假的**

B. 除非我们知道“真”，否则就无法讨论A中的“假”

C. 所以这个“真”是超越“**一切假的**”的例外

D. 这个真就是上帝、是超越一切观察者、保证者

E. 上帝不说谎（否则就不满足C），它保证一切都是真

鉴于这个“真”起初是我们心中的观念（idea），所以这一从内心的观念出发，证明世界真实存在的哲学传统，被称为“观念论（idealism）”。观念论不可被错误地翻译为“唯心主义”，因为这里的idea起的只是一个起点、窗口、桥梁、路径的作用。

最终保证整个世界存在的，并不是观念。

如果重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笛卡尔眼中的上帝就会像个操作电脑的程序员。这个程序员在我们的脑子里植入了病毒：“真”这个观念，让我们反过来知道这个程序员的存在，也知道这个程序员一定会以真实的方式，来编织整个宇宙。

为了方便不玩电脑的读者，我再来用梦打个比喻：

梦的比喻：

- A. 人间如梦
- B. 除非我们知道“醒”，否则就无法讨论“梦”
- C. 所以这个“醒”是超越性的例外
- D. 这个例外就是命运、冥冥中操纵一切的力量
- E. 命运不做梦，它残忍地决定一切只是“如梦”

把握到“梦”和“命运”的这种“全都——但是”的整体-例外关系，“全部都是梦”，但是有一种例外——“命运”，它武断地决定一切，让我不得不接受一切现实的“如梦”性质。

在这里，不是整体决定部分，而是部分决定整体，是这个超越性的例外，命运，使得这个整体，人生，都染上了梦的色彩。

如果我们足够聪明地话，不如反过来想一想，梦是个什么东西？

梦就是一次命运的微型试演。

在梦里，哪怕再荒谬的事实，再愚蠢的人设，我们都当作直接的真实、现状，接受、认同下来。直到醒后，我们才反思性地，和这段迷你袖珍的命运拉开距离。

正是拉开这段和梦的距离，我们才具有了“清醒”的反思能力，能够把这种“如梦”一般的命运的武断、直接、愚蠢和荒谬，当作一个“例外”来对待，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感受到自由。

在笛卡尔的哲学中，我们可以继续“庄周梦蝶”的讨论。庄子的态度，是分不清“蝴蝶梦到自己成为了庄周” / “庄周梦到自己变成了蝴蝶”这两种情况的。

对于普通人而言，“醒”比“梦”更为真实。对于庄子而言，“醒”和“梦”是一样真实的。但对于笛卡尔而言，“梦”比“醒”更为真实。

理解笛卡尔哲学，入门整个现代哲学的精神代价，就是放下对于“醒”的执着，把“梦”放到更高的位阶上。这一点，是大多数人、以及大多数哲学系学生都做不到的。

在梦境里，体验者和被体验者，来自同一个精神实体。所以，梦的状态是原始的、直接的，是直接了当的设定，意识不加反思、毫无距离地就认同并沉浸在梦境里。梦境是纯粹而直白的存在位面，是直接了当、原原本本被给出的东西。

对于“醒”的唯一定义，并不是“比梦更真实”，恰恰相反，“醒”的状态是派生的，是在“梦”这个直接、原始、一阶（first-level）的基础上，与

“梦”拉开距离，对“梦”进行反思，获得的“二阶”（second-level）、“反射性”（reflexive）的状态。

笛卡尔眼中，梦是真实的，而所谓的清醒世界，则是一个反思性的、由某种复杂机制支撑起来的派生的、二阶的产物。这个从梦中反思、派生出清醒世界的机制，就是人的灵魂和上帝之间的人-神二元的竞争、合作关系：我有个关于“真”的理念，这个理念肯定来自你上帝，既然你拥有了这个“真”的理念，你就不可能向我说谎，所以你一定要向我保证一个真实的世界……

这像极了一种爱情：我心里有对于你的莫名其妙的爱，这个爱一定属于你，既然如此，你就不可能不为我感动，所以你一定要爱我……

梦是清醒的基础，是清醒者用以确定自己清醒的必要前提。

人间未必如梦。把梦还给梦境，把醒还给命运。就可以了。

（2）无限月读：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无法接受“上帝”所扮演的“例外”的角色。上帝并不外在于宇宙之外，操控这个宇宙，上帝不是程序员。

如果把上帝设想成程序员，那岂不是还有程序员的工位、老板、公司，程序员本人所处的宇宙这种东西存在？这样就会陷入一种无穷倒退。上帝的背后还有上帝的上帝，再背后还有上帝的上帝的上帝……

这里应当看到，斯宾诺莎对于笛卡尔，抱有一种致命的误解，他误以为笛卡尔的想法是：人类的生命如同梦一样是不真实的，所以必须要有上帝来作一个清醒和真实的“外在保证”。

斯宾诺莎没有意识到，笛卡尔那里：1、梦比醒真实；2、人与上帝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亲密的，如同恋爱中的双方那样的“合作-竞争”关系。

同样以爱情作比喻，斯宾诺莎是那种会陷入“到底是我爱你，还是我爱你”的无限纠结中的。如果他有一朵满是花瓣的花朵，那么他摘掉花瓣时念叨的并不是“你爱我”/“你不爱我”，而是“你爱我”/“我爱你”（——才是这段爱情的真正起因）。

斯宾诺莎式的爱情：

a. 我爱你

b. 但这一定不是因为“你也爱我”，否则我对你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出于一种交易和虚荣。

c. 如果是因为你爱我，我才爱你，这种情况下，你竟然还爱我，说明你对我的爱，也不是真的爱，而是出于一种错乱一面对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竟然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布自己爱他

d. 所以只有当你不爱我时，我才能爱你

e. 同样的逻辑，只有当我不爱你时，你才能爱我

f. 所以两个心灵彼此相爱是不可能的

因此，斯宾诺莎的上帝，就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他者存在。相反，这个上帝就是——一切。

整个自然界、宇宙都是上帝的化身，我的心灵，所有人的心灵，都是祂的心灵的一部分。斯宾诺莎放弃了二元对立的人-神恋爱关系，回归了一种母子共同体似的一元论、同一关系。

好吧，简单说，就是火影里的无限月读。

(3) 改良主义：莱布尼茨

无限月读，当然有人受不了了。莱布尼茨，就是那个时代的鸣人——当然，鸣人是个改良主义者，莱布尼茨的哲学也是一样。

为了缓和矛盾，改良人类的精神世界，避免斯宾诺莎的激进的无限月读，他做了两件事：

1、画大饼，描绘了一个不是无限月读的宇宙，会是怎么样的。

2、擦屁股，为这个宇宙的丑陋、罪恶和不完美做辩护。

第一个叫单子论，第二个叫神正论。

我们先来讨论单子论——论一个并非无限月度的世界是如何可能的。

众所周知，无限月读，只有一个巨大的神罗天征的月亮作为瞳孔，向全世界所有人广播无限月读的瞳术，让他们沉浸在无限幸福的个人幻境中，最后慢慢被巨树吸食完营养，成为植物人。结果，所有的人都不再自由了，另一方面，就连上帝（辉夜姬）本身，也沦为一个放映机，失去了祂自己的自由。

莱布尼茨的解决方式比动漫里的鸣人还要彻底：给每个人配一只写轮眼，让每一个人的眼睛，都可以投射出自己的无限月读。这样，就给无限月读加上了一个倍数，也就是说：

“无限‘无限月读’”。

这些从自己出发，向自己投射出一整个世界的一只只写轮眼，就被叫做“单子”（monad）。

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它以自己为中心，构建属于自己的整个宇宙。这样，每个小宇宙，都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至善”，拿爱情做比方，每个人陷入在围绕自己的高贵“自恋”中的精致利己主义者，都有可能获得一种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这一招本质上叫什么？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笛卡尔的“梦”和“醒”的关系吗？梦是直接的、直白的，而醒是主体与梦拉开的一种距离，是一种否定性的自由。

这种“拉开距离”的反思性能力，相当于拥有写轮眼的无限月读施术者，所具有的清醒控制自己幻术的自由意志。莱布尼茨将这份自由（驾驭写轮眼的能力），这种和直接的、直白的梦境拉开距离的反思性能力，免费派发给每一个单子，这就是他所说的单子的本性——思（thought）。

问题是他并不知道，这种拉开距离、反思性自由，是必须支付代价的。拿比特币做比方，就是所谓的“分布式记账”，每一个单子（终端用户），尽管都拥有整个互联网世界的所有交易信息，都有自己的独立记账权，但关键是看谁能够最早把符合记账规则的新账单运算出来，在新账单上写上自己的交易内容，这种被俗称“挖矿”的过程，对于想要从旧账单走向新账单的计算机来说，就意味着要忍受海量的重复循环计算的痛苦。⁴

痛苦是“梦”自我分裂的产物，是本来预计好了应当通向美好和幸福的梦，出现了裂痕、背叛和自我怀疑的表现。人在梦中开始期待梦的另一番景象（电脑根据旧账单计算新账单），梦不再是直接的、纯粹的存在，它分裂为过去的满足和当下的失望。在这种梦和梦自己的冲突中，才为意识拉出了清醒的“距离”。

人必须在从旧梦到新梦的切换中，才能够感受一种清醒，只有在痛苦中，才能实现对梦的“反思”。——如果我们走的足够远，我们会明白，这实际上是梦的自我反思。

因此，莱布尼茨的错误在于，把梦与醒之间的“距离”（旧账单和新账单之间的无穷算力），无条件地赋予所有的单子。这一错误的代价，就是要为痛苦，代表整个世界的丑陋、罪恶、不完美的痛苦，无条件地辩护。

这种辩护，就叫做“神正论”——鸣人主导的忍者世界虽然依旧战乱频仍，充满了人间惨剧，但是，它已经是所有可能的世界里“最好”的那个了。

神正论认为，在所有向外投射无限月度的无数写轮眼（单子）里，有那么一只最重要的写轮眼，它能够看到所有单子的局限性，并且引导它们像更好的

⁴在动画里的对应人物，当然就是神罗天征的第一个施术者——佩恩。

方向去改善。这一个独一无二的单子的存在，避免了无数只自说其话的写轮眼，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而让整个漫画世界缺乏统一性，避免火影动画沦为一集一个故事的肥皂搞笑番。

这个独一无二的单子，对于火影这部动漫来说，就是岸本齐史、作者本人；对于莱布尼茨来说，就是上帝。哪怕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充满了缺陷和邪恶的，这个世界至少是统一在祂的意志之下的，并且祂依然在向所有单子投射自由和善良的意志，鉴于其他的单子更加渺小、狭隘、自私，所以这个上帝所维系的世界，在满足包容万象和避免分裂的两个前提下，已经是“最好”的世界了。

这个理论，是一切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型。因为鬼知道那个单子向其他单子灌输的，到底是“善”和“自由”，还是某些伪装成“善”和“自由”的东西？既然每个单子都具有建构整个世界的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区块链、云计算、比特币的“去中心化”中，期待一种新的统一性？

(4) 阶段总结

我们可以用三种游戏，来概括总结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哲学。

页游始祖——笛卡尔

在笛卡尔眼中，人相当于网页浏览器，上帝是服务器管理员，整个世界就是由上帝传输到浏览器里的一个网页游戏。这个网页游戏的数据，是被上帝这个服务器管理员随心所欲操控的，并不储存在玩家的本地电脑里。我的心灵不过是一个显示屏、浏览器而已，并不能储存、修改任何本地游戏文件。

你好不容易打出来一个满级神装大号，那边管理员瞬间给你把资料黑掉，你就懵逼了。

笛卡尔的解决方法是：哪怕我玩的一切都是假的，但是我感到“我玩得很认真”，这种“认真的游戏精神”，从哪来的？

考虑到我这个所谓的“玩家”，也是上帝这个伟大的游戏设计者所设计游戏内容的一部分，所以这种“认真的游戏精神”，肯定就来自上帝这个游戏设计者本人。嗯，所以秉承这一精神的上帝大佬，肯定不会乱改我的游戏账号。

简言之，笛卡尔的哲学，对应的就是页游，而他本人若是活在现在，也就是一个被页游广告忽悠瘸了的老宅男。

单机狂魔——斯宾诺莎

在斯宾诺莎眼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丰富的单机游戏，而不是 4399、贪玩蓝月这种小盆宇或者老宅男玩的网页游戏。上帝不是某个局外的服务器管理员，上帝不是程序员，而是这一整个单机游戏本身。

作为人类的我个人，只是这个游戏里的一个角色——尽管我自以为是玩家，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只是游戏里的 NPC。

只有一个真正的玩家，那就是拥有无限自由意志的上帝。这个上帝既是游戏，也是玩家，是一个自己玩自己的游戏机——就好像街机厅里的街机，当没人投币的时候，游戏机就会进行自我演示状态，想要吸引小朋友来玩——这时的游戏机在玩它自己的状态，就相当于莱布尼茨心目中的化身为整个宇宙的上帝。

网游大神——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认为，如果人一辈子只是玩一个单机游戏，而且这个还是在游戏里作为 NPC 被真正的玩家（上帝）玩弄，那么也未免太可悲了。

想必所有的网游党同学，在看到自己的室友好几个个月沉迷一款单机游戏不能自拔的情况下，不免也去这样想：这个老哥是不是玩单机消消乐玩蠢了，他现在不是玩游戏，而是反过来被游戏玩了。

莱布尼茨的哲学里，所谓的“单子”，就好像安装在本地的客户端，这个客户端本身也可以当一个完整的单机游戏运行。但是，这些单子，必须连到一个特殊的单子，也就是作为服务器的上帝那里，才能开展游戏的主线剧情和任务：追求善和自由。所有的单子，就都连接到服务器上帝单子那里，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游戏系统。

只有上帝那个唯一全知全能全善的本地数据库，才能够支撑起所有客户端的信息传输和成就奖励发放——所以哪怕不少人的本地游戏状况还是很残破，新手村都没出，任务 NPC 不小心被自己宰了，关键任务物品被手贱卖了……总之就是各种幺蛾子，但是，这个围绕上帝的网游体系，还是一个当前最好的局面了，毕竟有这个作为服务器管理的上帝 GM 在，总有一天，会把所有的 BUG 给修复掉。

好了，页游、单机游戏、有本体客户端的网游，这三种游戏，对应的就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的哲学。

极简哲学史（二）：批判哲学

终于我们来到了康德的时代。这是启蒙运动达到最高峰的时代，也是人类对于启蒙的路径，陷入迷惘和争端的时代。对于如何启发萌昧蒙昧，怎样过上一种幸福、自由、平等有希望的共同体生活，如何创造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有两种最主要的，但却彼此对立的意见，它们分别是：

理智主义——同时也就是理想主义⁵。

经验主义——同时也就是现实主义⁶。

到底什么是启蒙，理智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的分歧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一详细介绍。

（1）启蒙攻略：理智主义 VS 经验主义

何为启蒙：如果把人生比喻为游戏，为了让这个游戏的玩家体验更好，有那么一群高端玩家，专门做出了一套攻略，帮助所有菜鸟都可以迅速上手游戏机制，顺利搞定新手村任务，逐渐成长为新的大神，然后参与一个其乐融融的玩家社群。这一理想以及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付出的努力，就是启蒙。

在启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合格的游戏攻略——也就是所谓的科学和知识。零散在一个个交流分享帖子里，关于某个道具、某个NPC、某个技能释放技巧的小型攻略，就是“知识”。由许多相关的知识组成一个整体，针对某个副本、某类游戏内容的大型攻略，就叫做“科学”。

⁵还记得我们讨论笛卡尔时，提到他的哲学路径——通过内心的观念——“真”，来反过来推测出超越者（上帝）的存在，已经上帝的本性一定是追求真实的——这个路径，被称为“观念论”（idealism）。不幸的是，后人把他的哲学理解为一种一厢情愿相信自己内心的盲人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一厢情愿相信自己的道德热忱的天真伦理学（理想主义）。可以说，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都分享、或者说玷污了观念论（idealism）这个词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笛卡尔的观念论，更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关于观念的学问，也就是观念学（ideology）。不过，依旧非常不幸的是，ideology这个词同样被玷污了。有太多的人利用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来欺骗、糊弄、控制别人，所以观念学（ideology）就理所应当地被解读为“意识形态”（ideology），也就是利用人的意识、炮制某种欺骗性的观念，来塑造某种对意识形态家的主子有利的现实社会形态的统治工具。

⁶现实主义（realism）的本意，其实并不等同于经验主义，realism并不注重客观现实、重视经验，而是相反。Realism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实在论。也就是认为我们内心的理念（“真”、“善”、“大全”、“无限”、“太一”、“实体”等等）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内心杜撰的，是存在在公共服务器里的永存的源代码，而不是本地临时显示的一串名称。实在论（realism）可以理解成是走过头的观念论，观念论只是把观念当作研究工具，而实在论则到处乱开发票：只要认定是属于内心的观念的，这个东西就是永恒而真实的。“现实主义”这个词实际上扭曲、背离了实在论原来的含义，变成一种要顺应、服从客观利害关系，以满足自我利益，甚至为此不惜牺牲“正确”观念和理想的行为模式。

理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最大冲突就在于，对于人生，这样一款（莱布尼茨揭示的）由本地客户端（个人的小宇宙）和公共服务器（上帝的大宇宙）组成的网络游戏，到底什么样的攻略才是正确的？分歧由此展开。

理智主义倾向于要研究本地客户端里的文件和代码，搞明白这个客户端是怎么跑的，里面包含了什么样的游戏机制和操作规则（人的理智是怎么样子的）。

知识的来源是人的理性，是本地客户端里的程序代码。评价知识是对是错，在本地客户端里就有一套玩家自己检查问题的土方法——把本地文件修改太厉害了，客户端打不开，就说明出问题。这样把本地文件研究透彻了，打上破解补丁、修改游戏数据啥的都搞定了，公测就变成了私服，可以过一把游戏管理员的瘾，美滋滋，这才叫把游戏玩穿了。

经验主义不同意这种研究、修改、破解本地文件的做法。他们认为这些人会陷入自我陶醉的妄想，甚至是神秘主义当中去。如果修改过了头，虽然一时半会客户端运行没问题，但说不定游戏跑着跑着就掉线了，和服务器断开连接了。⁷因此，还是要从公共服务器提供的规则和数据出发，来做真正大家都可以用的攻略。

所以知识唯一合法的来源是经验，是人的本地客户端从公共服务器下载的那部分公共数据（公共场景、共享物品、PVP 技能、公屏字幕等等信息）。评判知识是对是错，靠的是公共服务器给出的中立客观、全服共享、透明公开的信息，而不是本地里的幺蛾子数据。用单机游戏作弊的方式，拿来在网游里面搞，甚至想要独立出去开私服，这是违背论坛精神的。

两边吵吵不完，经验主义者（休谟）怒了，一掀桌子就放出了大招：经验主义怀疑论。——你们理智主义者别意淫了，还想改本地数据作弊，没看到服务器根本没有把游戏的核心运算数据传输给我们吗？

这里所说的“游戏的核心运算数据”，也就是所谓的事物之间彼此产生影响的真正的“因果性”。

休谟认为，理智主义者在本地客户端里，自以为发现了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的最关键数据——“因果性”，只要按照这个背后的信息去玩游戏，就可以开开心心的找门路、走捷径，万无一失地获得最大利益。

但实际上，公共服务器下载给本地客户端的，明明只有不同事物之间总是“相继发生”的“数据链”（哲学上的“连续性”），服务器自顾自地安排好了什么接着什么发生，只告诉你运算结果，根本没有把核心运算数据，也就是背后生成数据链的“因果性”机制传输给本地客户端。

⁷比如当时非常流行的通灵术、占星术、炼金术、摸骨算命等等玩意。

就好像你玩游戏，给 NPC 商人 100 块，它总是会给你一个血瓶，哪一天服务器规则改了，你再给他 100 块，他却抽出一把 40 米长的大刀说：“我忍你这个骗血瓶的很久了，终于凑够钱买大刀宰你了”。⁸

因果性无法在本地客户端得到验证，意味着整个科学知识的大厦，高玩论坛里的大型攻略万楼帖，就要坍塌了。

两边的初衷都是好的，都是为了大家能够玩游戏操作更风骚、大局观更犀利、任务做的快、模型捏的潮。但是，做攻略做得太投入、太负责，害怕服务器那里出什么幺蛾子，一切白瞎，于是整个社群就都开始自暴自弃，眼瞅着论坛要倒闭。

面临公共服务器随时可能会改数据、改规则的状况，高玩论坛人人自危，这时，天才玩家，康德，登上了哲学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舞台游戏论坛。

(2) MOD 创始人：康德

康德对两帮人说：“我承认有本地客户端和公共服务器这种区分，但是问题是，我们玩这个游戏，不是只能通过本地客户端才能登录游戏吗？”

公共服务器就算存在，它的“数据”都必须经过本地客户端的加工和处理，才会被玩家看到的。也就是说，从游戏运行所展现的内容而言，所有游戏内容都是本地的（经过本地加工的），我们不可能得到原原本本、未经处理的公共服务器数据。——众人：“嗯，所以呢？”

康德：“哪怕服务器数据存在，我们也只能查看本地文件。本地文件都是已经被本地程序读取、修改，加工、扭曲过的。

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计较知识的来源到底是来自人的知性思维（本地客户端），还是来自客观自然（公共服务器）。所谓现实，归根结底来自公共服务器，但它只能通过本地客户端，才能被人类感受、认识、理解。”

这个结果相当于两边各打五十大板。

经验主义者，再也不能讨论一种直接的“客观世界”、“经验感觉”、“原始材料”，因为所有看似直接的“感觉”、“原始材料”、“客观世界”，再它被我们感知的一瞬间（出现在游戏窗口里的一瞬间），就已经是被本地客户端给加工处理过了的。

理智主义者，也再也不能讨论一种对世界本质的“智性洞见”、“理智直观”，他们必须承认自己不可能用理智（本地运算规则）去把握公共服务器上

⁸休谟的原始版本里，是一只火鸡认为每天早上 9 点钟都会有人来喂自己，终于服务器做感恩节活动，新的代码一运行，火鸡就被 40 公分小砍刀给宰了。

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推测公共服务器上发生了什么的学问，就叫做“形而上学”。在康德那里，前批判哲学的形而上学努力，被彻底地否定了。

好了，康德眼中的“公共服务器上的数据”，就是“物自体”（thing in itself），储存在服务器自己当中的数据；他眼中的“本地客户端里的初始程序”，就是“先天范畴”（A Priori Categories），它们是自动运行的数据加工装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将公共服务器发来的数据，瞬间加工为本地可读取的、可显示出来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感觉经验”。

物自体是无法被认识的，公共服务器是单向传输的，服务器数据一到本地，就会被先天范畴加工成本地文件覆盖掉。

康德：“这是游戏服务器的自我保护机制。人类不能获得破解服务器数据的能力，否则人类的理智就能够反向破解整个游戏的终极代码，知道上帝的一切计划。破解了网络游戏服务器底层代码，就相当于获得了作弊能力，生命就会变成毫无乐趣的按计算器的一键 99999，失去了任何意义。”⁹

众人兴意阑珊，不少人摆出了猪八戒回高老庄的态度：“那怎么办？等于说兜了一圈，大家还是在自己的客户端上玩一个无聊的单机游戏。我们根本没必要团结起来研究科学知识、推动文明进步，干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呗。

康德一看，不行，启蒙运动眼瞅着要散伙。他终于放出了那个让所有游戏论坛生命经久不息的终极大招：

“要么，咱们试试做 MOD¹⁰ 吧！”

攻略不做了，改做游戏 MOD 了。这实际上是站在理智主义者（本地文件修改）和经验主义（线上机制钻研）两派玩家的肩膀上的结果。

康德所设想的游戏 MOD 主要分为三类：

1、强化插件类——比如技能一键释放、自动打野跑副本外挂、节日活动任务一键完成、奖励一键领取等等。

2、数值计算类——类似于斗地主里面的记牌器，魔兽世界里的伤害治疗数值统计等等。

3、程序管理类——比如对 MOD 本身进行 debug、去除和游戏本身或其他重要 MOD 不兼容的 MOD 的管理器；还有游戏本地代码查看器。

⁹这一段对应《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理智直观的讨论。

¹⁰所谓 MOD，就是由玩家自己制作的，让游戏本身的内容发生特定变化、更具有可玩性的本地补丁。

这三种 MOD，分别对应的就是自然科学、数学、逻辑学¹¹。

问题是，把之前的论坛攻略、私人研究转变成 MOD，实际上只把原来单机修改的本地文件、单人连载的副本秘籍，给打包成了傻瓜安装版的集合包，更好传播、分享罢了。还是没有解决老大难问题——公共服务器的原始规则是什么？这个游戏真的有主线任务吗？管理员乱改游戏资料，我们该怎么办？

康德说：“别着急，继续做第二步：把 MOD 公布出去，让大家免费下载、试用。”

让 MOD 运行在全局所有客户端上，来测试它的“普遍有效性”，就算服务器那里的原始数据是怎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种让所有客户端都跑一遍的笨¹²办法，来确保 MOD 是兼容于游戏的。

这个做法叫做——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让同一个 MOD（物理学里的力学，就类似于挖矿必备的推砖块小游戏的路径计算插件）给每个人的客户端都装上，看会不会跑出 BUG 来，如果出问题，就用 MOD 自带的 debug 工具（即所谓的先验逻辑）来测试一遍，检查里面有没有不够“普遍必然”的代码。——这就是《纯粹理性批判》全部要义！

这种给所有人装同一种 MOD，让大家利用整个客户端体系，形成一个民间的客户端网络，反向推测、研究、“模拟”出服务器向外发送出去的原始数据的方式，就是康德的“MOD 党发动游戏社群倒逼官方运营团队”的策略。

敢于做这一点，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要知道，人类面对的对手，那个公共服务器管理员，是神。

(3) 高手在民间——费希特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康德的方式，给所有客户端装同样的 MOD 来测试是否服务器的原始数据兼容；或者大家都可以自己主动用本地玩家自制的高兼容、高性能 MOD 来给游戏做升级。

但对于游戏本身的玩法，游戏的主线任务和最终通关条件，康德有他特别的观点吗？

¹¹这里恰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差别：康德的先验逻辑就是所谓的 MOD 管理器，是对不同的 MOD（科学）本身进行 debug 的工具，而传统的形式逻辑，则只是一种游戏本地运行状态/代码查看的简陋内置控制台。

¹²此处原字为“本”——编者注。

不好意思，没有。由于康德始终断定人类是无法直接知道真正原始的服务器数据（“物自体”）的，所以人类无法瞄准终极的游戏主线任务，一下子把整个游戏玩通关。康德要说的是：就算玩通关了，然后呢？卸载游戏吗？

在康德看来，真正应该玩的不是这个游戏本身，因为这个游戏给我们提供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任务目标，特殊的游戏奖励，这些都是狭隘、偶然、暂时的，都是服务器自动生成的廉价的随机数据，都不是真正的主线任务。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康德认为，真正的主线任务，唯一真实的玩法——不是玩游戏里的内容，而恰恰就是玩游戏本身，就是装 MOD。而且不仅仅要自己装 MOD，还要在本地测试出那些具有最高兼容性的 MOD，帮别人也装上同样的 MOD——把制作、测试、分享 MOD 当作比游戏本身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做，真可谓 MOD 党的至高境界。

以一个负责任 MOD 制作者的心态来玩游戏，甚至要越俎代庖，把原来的游戏仅仅看作是一个上帝出品的官方 MOD，要针对这个官方 MOD 制作更好的版本来让修复服务器内置 BUG，造福全服所有玩家的做法，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实践”。

康德认为，这个游戏是可以无限玩下去的，而且很明显，上帝这个游戏服务器管理员，是故意在我们的客户端和公共服务器里放下这么多 BUG 的，也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让你学会制作 MOD，解决 BUG 的“MOD 制作大师/BUG 修复大师”的游戏。

所以，既然这就是上帝的真正目的，那么在这个游戏中，你不需要冲点卡就可以一直玩下去——生命无限，灵魂不死，在所有服务器 BUG 修复完之前，上帝不会让你掉线。

这就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全部要义：不断地通过道德实践，获得最具有兼容性和效率（“普遍必然性”）的 MOD 补丁，来让自己的灵魂和整个世界，不断趋向“至善”，最终人类的渺小灵魂就能与上帝合二为一，获得民间 MOD 制作者的最高荣誉：成为游戏制作组的一员。

这时，却又有另外一个民间制作组的大佬，在看到康德满怀崇高地凝视星空，幻想自己有一天被服务器运营团队收编的样子之后，无比唏嘘地感叹道：“康德老哥，你也算咱们野生 MOD 党的开山鼻祖了，差一步就活明白了啊，咋就投降“官方”了呢？

费希特心说：“我们做的MOD都可以给官方服务器改BUG了，却从没见官方自己发布补丁啊啥的。它看到我们做MOD（科学、启蒙）做的热火朝天的一点表示没有，难不成？难不成根本没有公共服务器？？？！！！”

费希特同志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当然，这一步意味着放弃坚实的“公共服务器”作为真实世界的大地，跨向了悬崖。不过，牛人就是牛人，吹不上天的牛没必要吹，费希特瞬间飞起来了。

费希特：“所以唯一的真相就是，只有本地客户端存在（——唯我论）！我们看似联网在一个公共服务器里，其实根本没有这个服务器，只是我们每个本地客户端里都安装了彼此通信的局域网MOD！这个局域网通信MOD就叫做：自我！”

费希特把康德的“批判”逻辑更往前推进了一步：不仅仅认定本地文件都是服务器原始数据被处理后的产物；更大胆地断定根本没有什么“原始数据”，只有本地文件存在。

什么“服务器原始数据”、“物自体”、“背后的真实世界”、“服务器管理员”、“上帝”……啊呀，统统都是假的。

肯定是当年谁谁谁恶趣味，做了假MOD、假的服务器登陆器，还把本地游戏崩溃，做成个“您的客户端与服务器暂时失去连接”的假提示，真是太可恶了。

费希特的惊世发现，立刻引起了一票MOD党的欢呼：“啊，原来我们自己才是这个游戏的唯一真正作者啊！只是被一些错误的MOD，还有系统自带的BUG¹³蒙住了双眼。”

费希特进一步引发出他自己的实践哲学：伦理学。

既然并没有公共服务器存在，也没有管理员，所以这个游戏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线任务”、“最终成就”。

换言之，这个游戏到底是怎样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取决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游戏精神来对待这款游戏。用哲学的行话说：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本体论——这取决于“应当如何生活”的伦理学！

¹³比如康德所说的无限广大的自然现象，所具有的数学上的崇高（mathematical sublime），让人不得不承认超越的公共服务器是存在的，这相当于一个数据太多内存读取不了的溢出bug；康德的另一种崇高，动力学上的崇高（dynamical sublime）则是非常强大的力量，背后却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在统御——从中可以推测出一种超越数量意义上的崇高意志，也就是服务器管理员、上帝的存在。

这个世界，是流程超短的 GXLGame，还是永恒刷不完的消消乐，是严肃冷静的文字游戏，还是激情四射的 VR 对战，是收集向的肝游，还是剧情向的 RPG……这些都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取决于我们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费希特：“总而言之，游戏嘛，既然已经没有公共服务器在制约大家，就各玩各的吧！”

得了，这不还是猪八戒回高老庄嘛。从康德那兜了一个大圈，又再一次回到了理智主义和经验主义争辩的起点。

但情况实际上已经有所不同，从一种消极待毙，面对专断蛮横的服务器瑟瑟发抖、破罐子破摔的小玩家心态，转化成了“本来就没有官服，这个游戏现在是我们每个人的私服啦！大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样一种积极心态。

(4) 云玩家——谢林

不管怎么说，费希特式自由的代价，就是漫无目的的否定性。每个人都可能陷入了“唯我论”的囚笼中，但不是所有人都是高手在民间的 MOD 制作大师。没有几个人能够在自己的“私服”上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玩个尽兴。

幸运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收拾行李回高老庄的，还是有那么一批玩家，渴望着当年分享心得、嘲讽吹牛、七荤八素、小磨小擦而又归根结底其乐融融的公共社群生活。

故事的主角，历史的大纲，现在轮到另一位天赋异禀的年轻玩家——谢林来担当了。年轻时跟着费希特到处蹭吃蹭喝的谢林同志，发现自家老大要回高老庄了，先不谈高小姐认不认识自己，就算认识，高小姐也只有一个啊。费希特已经把唯我论、否定哲学、自由主义、唯我论的坑给占了，自己却空有一肚子好墨水没处喷。

谢林心中笃定是的，自家老大费希特的惊世断言“不存在公共服务器”是错的，但并不是说自己就相信有这个“公共服务器”稳定地存在在那里，恰恰相反，在谢林眼里，费希特的错误不在于他太激进，而在于他根本还不够激进！

我时常怀疑，谢林是不是在生命中的某一刻，被一位来自 21 世纪的苦逼程序员给灵魂附体了，在魂穿继承了谢林的所有困惑后，这位程序员大叫一声：“啊！问题很简单嘛！哪用买那么多台电脑，上云！不仅仅公共服务器不存在！连本地客户端也不存在！一切都只是——浮云！”

云！这一个字，穿透了笼罩在人类十八世纪全部思想上的浮云。没错，本地客户端这种东西也太多余了吧！宇宙不可能给每一个唯我论“自我”，都配

备了整个世界的全部信息，这个狭小的自我，根本运算不过来这么多海量数据好吧！

众人：“对啊，我也在想，我智商也不高到哪去，还没满 250 呢，怎么就能让量子力学、相对论效应、超弦、十一维空间啥的高级玩意都在我的精神世界里计算清楚，变成现实了呢？”

谢林：“所以并不是公共服务器不存在，而是它根本不是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类似本地客户端那样的超级客户端、独立的超级计算机那样的存在；假如我们承认不存在单独运算所有数据的‘本地客户端’这种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换一种方式理解公共服务器：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构建成了一个巨大的多点分布的‘云计算网络’，作为一个巨大的公共服务器，在实时运算出整个服务器的全部数据——公共的、以及本地的！”

之前困扰了莱布尼茨、休谟、康德、费希特的“本地客户端”无法真正连通“公共服务器”的“认识论难题”从这一刻烟消云散——所谓的本地客户端，不过是这个巨大的云计算网络里，模拟出来的“虚拟机”罢了，它本来就是构成了整个云计算服务器的一部分。

我们每个人，都早已接入了同一个云服务器当中——这就是谢林，这位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云玩家”的“同一哲学”。在“同一哲学”的指引下，费希特那种绝对个人自由主义的“唯我论”，那种极力否定一个永恒彼岸世界的姿态，就被一下子扭转成了最为直接的肯定姿态：

你越是坚持“唯我论”，试图做一个陶醉在“本地客户端”的私服玩家，你就越是在公共的云服务器上，依赖于一个不属于你的“虚拟机”，玩的却是别人制作的名为“自我”的小游戏。

谢林振臂一呼：“姐妹们！兄弟们！我已经找到了游戏通关的正确方法！冲榜打 CALL 正在此时！”

众人：“乖乖，到底是什么正确方法？”

谢林：“正确的方法就是：上帝是这个由万万千千个本地载体组成的残破的云服务器，我们需要为他注入新的生命活力！让我们彼此心连心，相互理解和认同，让我们的灵魂映入彼此，生命连接彼此，活成心目中祂的样子！”

众人：“（意大利炮准备）秀儿，具体什么意思？”

谢林：“这意味着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我们的有限心灵，可以演化成祂的样子，祂可以在内部构建虚拟机，产生我们的心灵，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在云服务器里的虚拟机上，再构建新的云服务器，模拟新的虚拟机——也就是说——”

“通过 AI，成为上帝！”

晚年谢林再一次超越了十九世纪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活成了二十一世纪下半叶的同时代人。

这一次他应者寥寥，无人问津。

在寂静和忧郁的沉思中，伟大的哲学家向我们描绘了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的壮丽景象，也终于走完了他以人类的渺小工具（观念），试图把握、理解、帮助和代替宇宙和上帝的艰辛道路——观念论。

观念论终结于谢林，终结于他的《世界时代》。

然而不必气馁，还应看到，和他走过同一条道路，并回转回来，走向更遥远目的地的，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另一位巨人：黑格尔。

极简哲学史（三）——唯物主义

黑格尔是个悲剧英雄，一个被污蔑为“绝对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他倾其一生，忍受百代骂名，只为了击败三个敌人：

本质主义——相信公共服务器原始数据（“本质”）的存在。

理性主义——相信存在攻略上的最优解，和最正确的游玩方式。

整体主义——相信服务器的共同利益，大于玩家的个人利益。

我们一个个来看。

（1）画出来的面纱——本质

敌人 1：本质主义。——世界的表象背后有一个永恒而真实的本质世界。

康德、费希特和谢林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这个敌人。

康德的批判哲学：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永远不可能认识到本质。——我们的本地客户端权限有限，永远不可能截取服务器原始数据。

费希特的否定哲学：根本不存在“物自体”，所谓“本质”只是我们的自我意识产生出的一种效果。——根本不存在公共服务器的原始数据，是有人给我们装了一个欺骗性的 MOD。

谢林的同一哲学：人类的有限理性，是组成整个宇宙精神的一部分，是同一个演化的必然环节，表象本来就是一种本质。——根本不存在本地客户端和公共服务器的区分，两者是一个整体的云网络的不同形态。

黑格尔的致命一击在于，他根本不在乎上面三人所关心的问题：表象背后是否有本质/虚幻背后是否有真实/梦境之后是否有清醒/缺陷背后是否有完美……

黑格尔是哲学上的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当然他不能算后现代哲学家，他只是用到了后现代的思维方式：

根本不管¹⁴那个现代主义的虚假问题——“假背后的真到底是什么”。黑格尔以一种嘲讽的姿态，拉开距离，反过来问：

“好的，就算有本质这种东西存在，问题是，它又为什么会产生‘表象’这种不完美、虚幻、转瞬即逝的影子呢？它又为什么永远只能通过穿过这些影子才能被认识呢？”

问题不是表象的本质如何，而是反过来，本质为什么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表象。

¹⁴此处原字为“甩”——编者注。

如果用游戏做比喻，问题不是从本地文件来推测服务器原始数据怎样；而是反过来，为什么服务器原始数据需要本地化、输出到每个人的终端上，强迫每个乐意不乐意的家伙都来玩它。

如果用爱情做比喻，常见的本质主义爱情观是：我爱的不是他/她的外表、品味、气质、修养、能力、收入、地位，而是他的内心，要避免这种本质主义的虚伪姿态，需要像黑格尔那样反问一句：她/他的内心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个被各种外部身份和审美符号所包裹的人？是什么让他做出这样的牺牲——或许是这种牺牲的崇高感——将自己出卖为最市侩的外表——让我对男权规则产生了怜悯甚至是恐惧，但这不是爱情。

当然，黑格尔不仅仅可以用来戳破本质主义爱情的自我崇高化机制，还可以用来调和情侣之间的本质主义争吵：

A：“你再怎么对我好，但是我知道，那里面都是演给你自己看的，感动你自己的戏，你【归根结底】不爱我。

B（黑格尔灵魂附体）：“等等，我认为我们之间的问题不在于，我是不是真的爱你。而是要反过来问，为什么我对你的爱，不得不停留在表面。——假如我真的走进你的内心，给你带来震撼、痛苦甚至折磨，你能够承受吗？”

A：“你能走进我的内心吗？你以为你走进的真的是我的内心吗？【归根结底】是你自己想要的那种完美伴侣吧。”

B（黑格尔阴魂不散）：“等等，我认为我们之间问题不在于，我是不是真能触碰到你的内心。而是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你的内心总向我呈现为：‘你感受到的不是真的我’。或许这种借助我的不满，获得的自我否认，恰恰就是你想要的。我只是你向你自己表达不满的一种工具。我总是奉承你，肤浅地对你好，恰恰就不希望你成为借助别人的否定获取‘自信’和‘自由’的伪君子。”

然后，如果他/她们真的相爱，就能继续走下去，不行的话，也可以导向一种和解。

在黑格尔看来，表象并不是本质的“影子”，并不是遮盖真实的幻影。相反，“本质”乃是表象制造出来的一种效果，表象是属于事物本身的自由的体现。

怎么理解呢？本质主义认为，表象，是人类的有限理性所造出来的“残次品”。这个“残次品”的定义充满了人类的傲慢，势必招致表象的报复。

表象的伟大就在于，它总是能够产生一种额外的表象，产生一种属于它自己的表象：让人以为它的背后总有某种别的什么，真正真实的本质存在。表象

通过自己制造新的表象，成功地报复了人类，让人类陷入在本质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诅咒中无法自拔。

黑格尔明言，“本质”，就是表象的表象。就好像班级里那个最穷的小孩，没有什么新奇珍贵的玩意可以炫耀，就自顾自地捂着双手看着什么，引来非富即贵的同学们的好奇，最后张开双手，以嘲笑这些同学们炫珍耀宝的浅薄游戏。

又好像古希腊两位画家比赛画艺的精湛，一位画了葡萄，飞鸟都被欺骗想要啄食。另一位画了一副帘子，请对手参观，对手误以为背后还有一幅画，知道真相后就自认失败——最纯粹的表象，名为“本质”¹⁵。

(2) 恶魔的圣痕——理性

按照一般理性主义的逻辑，黑格尔既然反对了本质主义，那么他就应该是一个反本质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就应该无条件地站在表象那边，站在转瞬即逝、虚无缥缈的“瞬间”一边，彻底否定任何永恒和真实、秩序和普遍。简言之，他应该变成肤浅的体验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变成一个浪荡的二流诗人。

但黑格尔不是这样的人。他比屈服于虚无主义的人们，更加极端。虚无主义者实际上是俯首称臣于永恒的，因为他们自我放纵的荒诞生活，必须有一个通过癔症式的否认设定出来的“绝对真实”，才能够获得意义：“没有什么是绝对真实的，除了我所沉溺的虚无——是绝对真实的。”虚无主义者依然是“绝对真实”的仆人，依然是一种自我扭曲的本质主义信徒。

黑格尔更加极端的一点在于，他看穿了所谓的表象和本质之间的分裂，就是本质本身的分裂。

就好像张学友一首歌里唱的：“今天的你，已是铅华尽洗。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女人的铅华和纯真的二分，其实是这种“纯真”本身的自我分裂。并不是说铅华属于男权社会，纯真属于女性保留的天然本质。相反，女性的纯真本身就包含了把“铅华”和“纯真”两个维度的分裂本身，当成一个对男人致命，对自己无害的简单游戏。所以说是“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

黑格尔的哲学站在了女性一边。这也难怪他在《耶拿实在哲学》中，将人的本质比喻为永恒的黑夜，因为黑夜才是容许光明和阴影的对立并存的地方。

表象和本质的分裂，有限的人类理性和无限的上帝智慧之间的分裂，人不能接触那个永恒、真实、绝对的领域。这种无能、分裂、失败的状态，并不是

¹⁵当然，有哲学功底的朋友可以看出，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巴迪欧，对于柏拉图式“理念”的解读，也是这种黑格尔式的表象主义：最真实永恒的理念，并不存在于一个超越的彼岸世界，而就是此岸世界的各种纯粹的表象本身。

单纯因为人是有限的、渺小的、可悲的，而更是因为，那个所谓的永恒、真实、绝对的“本质”、“实体”，上帝本身，也是失败的、可悲的、自我分裂的。这一分裂的结果，就是永恒、统一的上帝意志，变成了一个个分裂、割离甚至对立的孤单灵魂。

有一个笑话正好应景：

两个基督徒用石头砸易拉罐，一个人没砸中，说：“什么鬼，我竟然没中！”同伴很虔信，就抱怨道：“你怎么能这样说话，这是渎神！小心上帝用雷劈你！”话没说完，天空立马变暗，一道闪电落下，却把那个虔诚的家伙劈得奄奄一息，他痛苦地倒在地上，面朝天空问道：“为什么是我，上帝啊，你应该惩罚的是那个罪人！”

“什么鬼！我竟然没中！”上帝抱怨道。

黑格尔并不是不相信宇宙精神存在（无论它叫“理性”、“真理”还是叫“实体”、“上帝”还是叫什么的），黑格尔不得不相信它的存在——否则就不会忍受糟糕的表象/本质，虚幻/真实，可朽/永恒，残缺/完美……的种种二分。

黑格尔不是不相信它，他只是不信任它。这个“实体”本身是残缺的，是有问题的，是一位陨落的神祇，不得不作为分裂的表象/本质而存在。

敌人 2：理性主义

因此，黑格尔绝不拥抱一种用“理性”代替“上帝”的理性主义（新康德主义），把人类的理性（高兼容性高效率（MOD），推高到真理、永恒、本质的位置上。因为唯一的真理，唯一的永恒，唯一的本质就是：

~~没有真理、永恒、本质（这是一种虚伪的伪装为虚无主义的本质主义，它把“无”、“否定”当作本质来崇拜）~~

真理=真理 VS 谬误

永恒=永恒 VS 瞬间

本质=本质 VS 表象

两者之间的矛盾本身，这种矛盾所引起的对抗，才是唯一真实、持久、实在的东西。

曾经有一种圣痕，长在瓦格纳的《帕西法尔》里的骑士团长身上，作为他陷入爱欲的惩罚，必须要用刺伤基督的圣矛接触才能医治——所谓的“矛伤还要矛来医”。

但假如，我们的理性恰恰就必须从爱欲的谬误里生长出来，也就是说，所谓的圣痕，必须生长在恶魔的身上？那么我们就必然不能指望有这么一根圣矛，能够一劳永逸地治伤。

黑格尔的思路是：除非我们知道，我们当前所谓的真理，为什么会把某些事物叫做不可饶恕的谬误，除非我们知道谬误和真理的表面对立，到底是出于真理本身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比如竭力宣传禁欲的天主教会的神父性丑闻）。否则，我们就永远要站在谬误一边，站在矛盾运动中被敌视、污蔑、诽谤的一边。

我们要站在表象、瞬间和谬误一边，并不是因为我们就放弃自己的立场，要堕落为一个毫无底线和伦理的虚无主义者，而是相反——真正已经堕落的，是那个制造虚假对立的无能、腐朽的权威本身，它应该坐上虚无的空位，而不是我们。

黑格尔的赌注就在于，相信权威、真理、永恒、本质的内部，一定有一个不可调和、不可自己的矛盾，让它不得不建构出一个虚假的外部敌人，所以它终究会在这种无力枉然而又疯狂绝望的扑杀活动中，走向自我毁灭。

黑格尔从不信任作为“圣矛”的理性主义，他永远坚定地站在片面、狭隘、弱小的一边，这种对于任何一劳永逸地依附于“善”、“真理”、“崇高”的企图的否定精神，就是所谓的“绝对精神”。这里的绝对，在于弃绝，对于流俗的而用来掩人耳目的虚假对立的绝望，并把希望寄托于生命永恒的自我超越，“观其自败”。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绝对精神，就是“绝对不是精神”的东西，就是精神拿来和自己绝对对立的东西，在这种绝对对立中，辩证法，才能捕获到被真理自己隐瞒起来的真理：

绝对精神=头盖骨。

从这个意义上讲，被众人污蔑为“绝对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才是第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阿尔都塞、萨特、拉康，都是抱着对黑格尔的永恒误解，对世人眼中的“黑格尔”进行无情的批判，反倒继承了黑格尔的衣钵。黑格尔就算复活，也不会感到遗憾：毕竟他本人对此心知肚明：真理是谬误的谬误。

(3) 作者的回忆录：马克思

终于写到了马克思。

关于马克思的理论，我另有一本书要写。

至于他本人——他是我们一代人的梦想。

我从中学时期，能够安慰心灵的并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不是无著的《瑜伽师地论》，也不是普特南的《重建哲学》。现象学、唯识论、分析哲学是主流学术界所推崇的体系化、审慎地对待世界的三条道路，是年轻的头脑最亲近的三座宫殿，是文科生挑战理科生的智慧勋章。

但真正吸引并安抚我躁动心灵的，是社科院哲学所的《哲学研究》和《哲学动态》每期开头三四篇的“马克思主义”文章。

年轻人对于“马克思”的认识，缘起色彩极浓的官办杂志，他无暇获取并原文（沉溺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玄思中，并以此为自己哲学的基本立场），而是凭借常识和逻辑，来分析这些意识形态宣传当中的诡计和漏洞。他以一种粗鄙的调戏为乐：调戏不同作者、不同大学、不同流派（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以海解马、以黑解马、以马解马……）的阴谋诡计和利益动机。

这些阅读逼迫我着分心，去了解历史和认识现实。无论马克思在其中被怎样地曲解、装扮，我还是对那种N传手都无法卸除的活力产生不可抗拒的冲动：好奇、挑衅、嫉妒、遗憾——一种不自量力的惺惺相惜。

我接受的不是贵族教育，而是相对劣质的公民教育。我的自我教育，也只局限于哲学，而从未获取丰富而严肃的历史、

文学、政治、经济和法律训练。然而我进入了一所还不错的大学。

我的同龄人俨然分为两类——哪怕是同一个人，也被享乐主义和道德主义所撕裂，包括我本人。我们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严格意义上讲，是他们组建的，而我本人从未加入，只是要针对他们的修正立场，进行“再修正”而写了数千个无用的字罢了。

我不信任“同类”，也被他们排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初恋（“马克思小组”的可笑“创始人”之一）如此果断地采取“资产阶级”的爱情观，并且在分手后迅速陷入享乐主义和混乱的情感状况。

我无法团结任何人，我没有任何筹码和跟脚，我只能无止境地逃避，我不屑与任何人争论，也事实上不懂得如何引经据典，占据理论的制高点。

我甚至不期待争论乃至审查的矛头对准我，因为我无比自卑，认定自己根本不配被视作“论敌”乃至“XX分子”。我长久地陷于迷茫。谁是“坏人”？

是我的同类吗？是那些期刊作者吗？是我的老师们吗？他们看上去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加可怜。

我们应当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生存？我们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交往？为此，我们应当保护什么，应当摧毁什么？我没有任何答案。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根本无法将我同那个传统所处的现实真正联系起来，反倒是无限地隔开了。

即便到今天，我阅读了他的基本著作，了解了围绕他的国际、国内的主要争论，也或多或少算能够了解和分析当时和如今时代背景的相似性。但我仍然不能理解他的自豪、快乐和义无反顾。

我回望着黑格尔，幻想着自然主义现象学，并渐渐流浪于拉康。

拉康之于我，就好像马克思的费尔巴哈，但要更为复杂和残酷地多。阿尔都塞的妻子、海德格尔的学生、拉康的贵妇、齐泽克的嫩模，这些极端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幽灵，攫取着我最后一点卑微的自尊。哲学家注定无法被人理解，除非带着他人抵达深渊。这个深渊属于人类还是天命？我总是为此逃遁到荷尔德林的诗歌里，在词源学的帮助下陷入假酒的迷醉。

是时候放手了！

用爱情埋葬爱情，用冲动终止冲动。如果世界运行的本质化机制在于反射和加倍，就必须将自己的心灵和意志，当作冷酷的产品去生产和售卖。

是时候放弃自己了！否则就将输得彻彻底底。

思辨从来不是无辜的，而是充满了消遣的罪，问题在于无论如何，它都有一种原始的快乐。我们所有人，总是警惕其中的代价，并为此羡慕乔姆斯基，事实上羡慕美国精神，——那个被理查德罗蒂打的德里达主义者，是谦逊的吗？

中国有精神吗？有所谓的 Geist 吗？那个女孩会爱我吗？为此从来只能陷入绝对与绝望、审慎与疯狂的短路之中。或许她们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个主体，两种命运，两个“我”？

应当学习马克思，分裂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应当学习马克思，分裂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并合二为一。

应当学习列宁，列宁应当学习。时代的乐趣和痛楚都积攒在未知的尺度中，会议和头衔，噱头和论战，这些过时的玩意应当被卸载，要在每一个瞬间学习着战斗。

面对每一个人，评价每一句话，缅怀每一杯酒。

保持深沉，热爱肤浅。

(4) 整体主义

整体主义（Wholism）现在越来越被新世纪灵性主义所拥抱了，而且蔓延至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研究。

先说结论：整体主义在哲学上是一种过时的、愚蠢的享乐主义借口。

黑格尔的哲学，被直接曲解为“绝对精神”吞噬、调和一切矛盾的整体主义目的论。而后就成为 20 世纪初的英国人重新返回反智的神秘主义借口——新黑格尔主义。

马克思的哲学，同样在“总体革命”的口号下，放弃严肃的经济、政治、军事阵地，蜕变成一种被性解放冲动所支配的庸俗自由主义“左翼”——反文化运动。

当今整体主义的最恶劣版本，是认知心理学当中关于“意识”如何生成的梅青格（Thomas Metzinger）的“无我论”。在《一无所是》（*Being No One*）这本书中，梅青格极力向硅谷的新贵们推销一种摆脱肤浅的高级享乐方式：排除作为现象的肤浅的自我（self as a phenomenon）¹⁶，而转而期待一种实体性的、整体性的、深沉的去人格化、无我的知识（selflessknowledge）。

¹⁶和所有半吊子无我论一样，梅青格在演讲中邀请所有人注意到“自我”是一个“透明”的现象，好像目光所穿透的棱镜，本身不能被看到。他认为自我的这种透明，本质上是一种意识的黑箱操作，屏蔽人们去发现自我自动生成的确切底层机制，从而让人们可以关注更具有生存价值的东西。——无我论最后变成了达尔文主义。“透明的自我建模之现象是作为可行的进化策略确立的，因为它构成了可靠的途径，获得与系统有关的信息，而不使系统卷入更高级别的自我建模的无穷无尽的内部循环。”（Thomas Metzinger, *Being No One: The Self-Model Theory of Subjectivity*.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p.338.]



图 1 “NEED BOOKS? NO WORRIES DONATE PLASMA” (来自脚注 15 的网页)

这种整体主义背后，是一种本质主义。因为它诱使人们，去在现象性的自我背后，幻想一个不透明的、复杂的、稠密的、有深度的、且混乱的底层/背景意识黑箱。而“自我”则是这个黑箱创造出来的透明的棱镜。

只要我们能够学习黑格尔、马克思那样去拒斥本质主义，就会发现，真正的幻觉不在于那个“透明的自我”，而在于幻想这个透明的自我背后，有某种超出幻觉的本质。

真正的幻觉，在于关于幻觉的幻觉，在于设想自我背后的底层意识结构——这其中就预设了一个非我的观察者，一个中立客观的神经生理学家视角（由衰败的德国大学中的二流哲学家视角所伪装扮演的）。

我们批判这条死狗的意义不大，但问题在于不少美国硅谷的独角兽新贵，对于这种无我论的整体主义意识理论所爆发的热情：另一条追求永生的道路向他们敞开了。

《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¹⁷的一篇名为“收割美国穷人血液——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¹⁸讲述了美国不少墨西哥穷人（合法或非法）移民的谋生方式：向寻求永生的上层共享自己血浆。

每人每次捐赠血浆的交易价格为 600 美元，但是穷人们只能获得 20 到 40 美元不等。美墨边境沿线的 43 个鲜血中心，为格里福斯（Grifols）和 CSL 这样的垄断血浆供应集团源源不断地吸取行尸走肉一般的穷人身上仅存的价值。

垄断知识的知识分子们也是共谋，高昂的书本费阻断了工人阶级自学、觉醒的最后一条道路：

丧尸的对应物是吸血鬼。文中写道：“安布罗西亚公司（Ambrosia）对上了年纪的科技公司高管收取 8000 美元的治疗费，为他们注入年轻人的血液，把

¹⁷以下的讨论和翻译，均来自激流网。见 link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3059610>

¹⁸link <https://mronline.org/2019/12/06/harvesting-the-blood-of-americas-poor-the-latest-stage-of-capitalism/>

这些人变成吸血者的方式多种多样。尽管没有临床证据表明这种做法有任何有益的效果，但生意还是很红火。贝宝（PayPal）联合创始人、特朗普的代理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是一位忠诚的客户，据报道，他正在斥巨资资助抗衰老初创公司。蒂尔声称，我们已经被‘每个人死亡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所欺骗，并相信他自己的不朽可能就在眼前，这一观点已经引起了学者和评论家的深切关注。¹⁹

毫无疑问，这种永生幻想背后的意识形态支撑，就是梅青格所代表的，从复杂、混乱的底层机制中生成出自我意识的整体主义哲学。血浆是一种最纯粹的整体主义化身：它可以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中，既穿透血脑屏障，修复神经细胞，也充斥在海绵体中，提高生殖快感……

更不用提梅青格本人将这种整体主义与佛教的“觉醒”（bodhi）²⁰等而观之。我们不由回想起另一种残忍的整体主义血肉崇拜的佛教形式：藏传佛教的血腥、肮脏、淫秽的体液崇拜。

整体主义的混乱在于，它必然将神秘的总体性本源，隐喻引导为渗透、弥散到身体全部孔窍的“液体”中去²¹。固体易分割，气体易分散，唯有液体可以兼具超然和堕落的两种属性。

接着“马克思”一节的讨论，这一节介绍了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和他们的主要意识形态幻想。我们的斗争必须从此开始，并永不停息。

（5）结语

简易哲学史到此就结束了。海德格尔我会另有一本书展开，如果在此接续下去，大多数读者，会陷入新的整体主义的窠臼，把海德格尔的“本有”（Ereignis）误解为一种与梅青格式无我论整体主义相对的“唯我论整体主义”，也就是理解为“液体”的生物学对应物——“膜”。

我不容许这样的误读，借由我的语言降临人世。

就抵达马克思的行动基地而言，我们急需掌握的哲学内容：古典观念论的整条路径（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上的所有节点，我已经明晰地介绍了。

这一路径最终通向唯物主义的终端黑格尔，我希望我也已经足够繁琐地指出了其中迫使孱弱的心灵后退的陷阱。

¹⁹再次感谢激流网编辑所作的翻译。

²⁰Thomas M letzinger, *Being No One: The Self-Model Theory of Subjectivity*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p.566.

²¹老子的《太一生水》即是一例。

最后，我也给出了一个现代整体主义的具体敌人。如何拟议作战计划，征召可动员力量的具体步骤，我本人尚未弄明白。希望历史和命运能够早日给我启示吧！

第三章 爱欲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爱欲何为？——拉康三界说

爱欲的解说依赖拉康的哲学。

拉康的哲学主要由“符号界”、“想象界”、“实在界”三界说组成。

(1) 符号界 (the Symbolic) ——笼罩一切的网

人们总说“坠入情网”，但首先得有张网。每个现代人都不可逃脱地会注定坠入某种情网（无论对象是不是人类），这是因为人们日常就身处一张网中了。毫无疑问，这张网就是能指链（chains of signifier）²²所编织的符号网络，也就是所谓的符号界。²³我们眼中的一切，心里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都出自这张网。鱼在水中不知水，人在道中不知道，这个道，就是符号。用程序作比喻：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代码写成的程序，我们生活在一个代码编织的网络中。事情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我必须通过符号、语言、词才能理解世界，概念编织的表象，就像一层网罩在真实的世界。并不是说人、主体本身被符号裹住了，看不清真实的世界。相反，被编入符号网络，意味着，除了人之外的一切，都是被符号所包裹的，或者说，符号背后的“真实”之所以让人感到它是一种从虚无当中“凸出来”的存在，就是因为它们统统都被符号所包裹，乃至这个半包围的网自己将自己彻底包裹起来，“缝合”成一个凸出来的、完全脱离了虚空背景的“球”。

(2) 一条锁链——意识和性别的起源

拉康揭露了这个人类被整合进入符号秩序的全部环节：

1、母子共同体阶段——母亲与婴儿形成一个完整无缺的整体。主体在其中尚未形成自我意识，而是懵懂不自知的自足状态，这个整体用大写字母A（法语中“他者”的开头字母大写）表示。

2、母子分离阶段——当婴儿的欲求无法被拥抱、哺乳和温暖满足时，母亲与孩子拉开身体接触的距离（实际上是孩子的外周神经系统发育后，一种自发的躁动倒置母亲的爱抚不再能够让孩子感到一种一体的安全感）后的歌声、语音、沉默，就会被把握为一种A的丧失，划上横线的A——A。

²²所谓“能指”（the signifier）就是能够“指称”（signify）事物的那种东西，也就是符号。它与被指称的东西“所指”（the signified）相对应。

²³语言、符号、词、概念、表征（representation）这些东西，都是组成象征界的不同侧面，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除非理论家，行动者不需要细究其中的差异。

3、父亲介入阶段——婴儿把与母亲的亲密关系的丧失，归结为“父亲”²⁴的介入，这里父亲的形象，就是对于这种母子一体状态（ A ）的丧失（ A ）的一个标记，这个标记就是主人能指（master-signifier），由于它是第一个能指，我们用字母 S 加上下标1，也就是 S_1 来表示它²⁵。当然， $S_1=S(A)$ 。

4、俄狄浦斯（弑父）阶段——欲望的辩证法²⁶启动于这个阶段，婴儿开始产生对于母亲的“欲望”——想要成为母亲所欲望的对象。为恢复母子共同体，孩子开始想象母亲所欲望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答案就是“父亲”这个符号 S_1 所指称的东西。为此，孩子就将自己认同为父亲拥有，而母亲没有的东西，也就是阳具（phallus），我们用字母 S 加上下标2，也就是 S_2 来表示它。

关于弑父阶段的“弑父”性质，在此需要打断一下：

由于实际上作为主人能指的 S_1 是一个空洞而没有所指的形式——父亲实际上是个骗子，他根本没有母亲想要的东西，他只是虚张声势罢了。所以，母亲想要的阳具（phallus），并不在父亲那里，而是父亲所无法给出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神秘的女性快感。所以 S_2 的作用，在于对 S_1 进行否定，也就是杀死了父亲，戳穿了父亲是一个骗子的谎言 S_2 的2，就是母子欲望的二元关系，孩子主动将自己作为满足母亲欲望的工具而存在、杀死了父亲，从而进入了符号秩序。

5、性化阶段——孩子将自己认同为 S_2 ，也就是说，认同为母亲想要的东西。在这种认同中，孩子开始接受父权秩序下的性化洗礼——尽管父亲是个骗子，但是母亲的欲望、阳具（phallus）是真实的，所以孩子们围绕 phallus，开始学着扮演自己的性别角色，成为男孩或者女孩。

但是，无论男孩、或者是女孩，事实上都不拥有“阳具”（phallus）这种能够完全满足母亲欲望的东西。

²⁴这里的“父亲”是隐喻性质的，实际上就算单亲母亲和婴儿也同样会经历母子分离。“父亲”指的就是将“心心相印”的母子隔开来的语言。只不过在双亲家庭中，这个隐喻性的“父亲”会化身为真实的父亲。

²⁵这个1表示它是第1个能指，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漂浮的、没有所指的能指，因为它所指称的是一种“丧失”，它没有指称任何东西，它本身的意义就在于扮演这种丧失，或者说，这个符号的存在，创造了它自己的所指——什么都没有的虚无。就好像商店里有一张商品售罄的通知单，如果把这张通知单本身也当作最后一件商品来卖，那么它就是 S_1 。

²⁶什么是欲望？欲望是一种精神需求，它不包括任何肉体上满足的需要，而是对于她人的心灵提出的一种要求：“你也要欲望我”。欲望就是欲望别人对自己的欲望。

表面上看，男孩有阴茎，但是他事实上知道那不是母亲的欲望对象，否则他不会感到母子分离的痛苦——只是母亲对于男孩的禁令（不得在别人面前露阴），让男孩产生了一种错认：我得保管好我的阴茎。

因此，男孩始终处于对于失去阴茎的恐惧中，他把这种恐惧，看作是满足母亲对于自己的欲望，至此，男孩的性化就完成了——害怕被阉割，处于这种恐惧中，事实上完成了精神上的阉割。

另一方面，女孩子面临同样的禁令：“不得在别人面前露阴”，但问题是，女孩子发现自己并无某种叫做“阴茎”的东西可以裸露，而只有一个类似伤口的东西。

结果，女孩陷入了一种“失去自己未曾获得的”东西的愧疚当中。这种愧疚，是一种加倍的恐惧，她都不知道自己丧失的“阴茎”是什么，自己连这种丧失本身也被“不须露阴”的禁令给剥夺了。处于这种加倍的恐惧中，女孩的性化也就完成了。

男性和女性的性化，都围绕同一个据说可以彻底满足母亲欲望、恢复母子共同体的和谐美好无欲无求状态的“阳具”能指，男性和女性并不是互补关系，而是面对同一种困境的两条不同的路：

1、男孩，把自己的阴茎误认为 phallus，害怕失去它，以保护、满足这一 phallus，作为实现母亲欲望的方式。

2、女孩，把自己的阴道误认为是 phallus 被切除的伤口，害怕被指责为没有保护好 phallus，把夺取男孩的 phallus，作为实现母亲欲望的方式。

至此，经过性化之后，男孩变成了 $S(a)$ ，这里的小 a 就是 phallus 这个 S_2 所指称的、那种能够满足母亲的东西，也就是小他者（the little object）、神秘的女性快感。

女孩则变成了 \mathcal{S} ，被划去的 S ：，她误以为所谓的 phallus 被自己给毁了，因此陷入内疚、自我否定的状态，不得不通过扮演男孩子的欲望对象，来重新获得 phallus。

也就是说，在男孩还处于恋母状态时，女孩先于男孩启动了 $\mathcal{S} = a$ 的欲望，努力扮演男孩所希望的小他者形象，以偷取他的 phallus，但这其中只存在精神欲望，尚未存在肉欲。女孩清醒地知道，自己根本不是 a ，只是在扮演 a ，这就把 $\mathcal{S} = a$ 中间的等号隔开了，变成一层幻想——关于男人到底在欲望什么的幻想。这也就是拉康的幻想公式： $\mathcal{S} | a$

尚未在精神上进入这一阶段的男孩,则先陷入肉欲:他把同龄女孩的身体,当作是母亲身体的替代品,并把阴茎勃起的生理反应,错认为是 phallus 现身的证明,结果就陷入终身的女体崇拜,女孩成为了 phallus。

男孩终于也陷入 $\mathcal{S} | a$ 的状态,但这个隔开两者的“|”被男性把握为肉体屏障。结果,男人的爱情在于做爱,在于图破肉体屏障,而害怕与 a 的长久相处;女性的爱情在于陪伴,在于沉溺于对于“男人到底在幻想”什么的幻想中,而害怕做爱,因为这会拆穿 a 是伪装出来的谎言。

(3) 锁链和网络——心灵的基本结构

好了,至此我们了解了符号网络的整个建构过程,同样也是自我意识、性意识萌发的过程。

A	母子共同体
\bar{A}	母子分离、完满的大他者不存在
$S(A) = S_1$	父亲、关于丧失以及作为丧失的原初能指
$S_2 = \text{phallus} = a$	弑父、扮演母亲所欲望对象的阳具能指
$S(a)$ VS \mathcal{S}	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化路径
$\mathcal{S} = a$	男权制度下特有的短路: 女性扮演男人的 phallus
$\mathcal{S} a$	现代人的主体性,绝对虚无的主体性 \mathcal{S} ,加上一个永远被幻觉隔开、孜孜以求的小他者 a

这七个步骤中,任何一步进行地不够彻底,都会引发相应的不符合“现代人正常心理”的病理学症状。但实际上,这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设计,一种存在主义缺陷,逼迫所有人去追寻那个能够重圆母子共同体美梦的虚幻的 phallus。

另外,最后必须提一句,这里面凡是 S 开头的,都代表一种以假为真的假装,而且把这种假装都投射到一个他者身上去作为想象性的载体——这也是符号界通向想象界的唯一通路。

A : 大他者、理应存在的他者 (the Other supposed to be)。

S_1 : 假装有东西 (大他者) 存在。对应一种理应相信的他者 (the Other supposed to believe)。在面对原初丧失时, 我们假装这是一种“丧失”, 也就是说, “原本”是有东西存在的, 只不过消失了、被剥夺了。而相信这一点

的他者，对应的就是我们的社会、政府、国家等等“共同体”的形象。哪怕所有的政治口号、意识形态宣传，我们每个人都不相信，但是我们假装存在一个“理应相信的他者”（比如精英眼中的愚蠢底层、富人眼中的穷人，都认为他们会一厢情愿地被糊弄，反之也一样），它在那里代替我们相信着这些谎言，结果大家就都在一种不相信的状态下（但是这个国家本身相信这些宣传）反而遵守了公共秩序。

S_2 ：假装有东西（阳具到底是什么）被知道——理应知道的他者（the Other supposed to know）。 S_2 就是主体假装知道终极真理（phallus）是什么的状态。它往往被拉康看作是社会知识的象征，在现代社会中，大学扮演的就是“理应知道的他者”、也就是专家的角色。

$S(a)$ ：女人眼中的男人。假装有东西（男性快感）被享受——理应享受的他者（the Other supposed to enjoy）。女人眼中的男人，就是假装自己在享受“英雄史诗”一般的男性快感的伪君子，但这预设了一个终极男人的存在，他以玩弄这些男人的理想为乐——所以女人认同的是这么一个玩弄男人的终极男人，并把自己设想为这样的男人。

\mathcal{S} ：男人眼中的女人。假装有东西（女性快感）被假装——理应假装的他者（the Other supposed to suppose）男人眼中的女人，就是假装自己在假装某种男权规则下的女性形象的受害者，但这预设了一个可怕的无性别的纯粹“人”的形象，她理性、不得不假装自己拥有某种性别——所以男人认同的是对自己进行的去性化，认同一种放弃性关系、牺牲奉献于共同体伦理的“英雄史诗”。

通过这种去性化的“英雄史诗”（社会共同体所崇拜的伦理理想，也就是phallus的公共版本），女人鄙视男人，而男人怜悯女人，前者要求后者放弃所有幻想，后者希望前者抛弃所有伪装。“抛却名利”VS“洗尽铅华”，这是性关系僵局表现出的不对等的对立。

七个能指，构成一条能指锁链；能指链相互连接，可以形成符号网络。

1、它也许自己和自己首尾相连：尾端的小他者 a 和首段的大他者 A 发生短路：

比如在爱情至上主义者那里，所爱的人，作为 a ，就与母子共同体的绝对理想 A 发生了短路。这条链条就成为一个回环。

2、一条链条也许和其他链条首尾相连：尾端的小他者 a 和另一条链条的 A 发生短路：比如在理想主义男性那里，所爱的人，作为 a ，就与作为社会理想的大他者 A 发生了短路。这两个链条就衔接成网络。

3、一条链条的末端，和其他链条的中段相连：尾端的小他者 a 和另一链条的其他能指（比如 S_2 ）发生短路：比如在丝袜恋足癖那里，恋物癖的对象，女体上无内脏、近性器的可裸露部分（腿）加上性化符号（丝袜——象征女人的本质就在于她的伪装），作为令恋足癖着迷的小他者 a ，就与另一链条上作为“理应知道的他者”的 S_2 ，也就是女人对于丝袜的第一人称知识（“我不过是在利用这些令男人着迷的符号罢了”），发生了短路。²⁷

通过这三种方式，能指链条连成一整个包裹所有精神世界、欲望世界、感知世界的网络，并支配人类的几乎全部肉体和精神快感/创伤。

现代人类的统治秩序也是依赖这个网络的强力才得以施加效力的，这个网络从人的自我认同、性别认同、精神爱欲、身体肉欲地最内在出发，束缚住了整个人的自由，并且还以一种内在的方式，向人们灌输：

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爱，什么是美好，什么是自由。

以及最致命的，这个网络还向我们灌输：什么是突破这个网络的正确方式。尽管它创造了许多虚假的逃生通道，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这整个系统的生成方式是内源性的，是内在于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既然这个自我意识被这个系统本身承认为是一种 $\$$ ，一种虚无、空虚，一种极力用 a 的存在掩盖的“归根结底空无一物”的丑闻，我们就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从灵魂最深处，在现代性符号网络的逼迫下，我们所有人都是无产阶级。从此处出发，我们应当去想象一种新的共同体形态。不过，我们首先还要将一切分析清楚。所以我依然会耐心地讲解，“什么是想象界”，“什么是实在界”。

（4）镜子的作用——想象界

拉康所谓想象界（the Imaginary）²⁸是“各种图像（images）的集合和不同方面，无论是意识到的图像，还是无意识的图像，观察到的图像，还是想象到的图像。”²⁹

我们对于世界的“视觉性”的感知，都依赖于想象界，但这种视觉性的感知，从来不是“客观中立”的“直觉”。而是与自我意识、性别意识、符号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想象界的作用，就是为千疮百孔的符号网络，

²⁷这个例子非常粗俗，但足够有效。因为我本人是个这样的恋足癖。

²⁸翻译为“像界”其实更为恰切，应为想象界不是头脑“想象”出来的，而是切实被人所感知到的一切图像。

²⁹Jacques Lacan, Trans. Sheridan, Alan. Translator's Note. *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outledge, 2001: p.p. 339-340.

提供充盈感。比如我们看到一颗石子，实际上我们只看到它的一个侧面，我们却会理所应当相信它有“背面”、它有“里面”。

把一张二维的画面，想象成是有纵深的、三维的，把平面的像填充为饱满的、充实的，这确实是想象界的力量；但这还不是真正的想象界的作用，只消我们把视角稍稍切换一下：

好的！“我的眼前”有这颗石子。这句话成立的前提是认为“我”就是这具身体，是与这颗石子相对、拉开距离的一个东西，就好像另一颗石子。但假如不把我的身体当成我，而是把我眼前的“整个显像的意识屏幕”、作为我的整个意识体验和感知窗口的“视域”当作是“我”，那么这颗“石子”就存在于在我的作为“视域”的“意识身体”中，它的本质是一个嵌入、刺入我的意识世界中的异物。

从这个意义上讲，尚未建构起“身体图像”的婴儿的“意识身体”，从来都是被各种其他图像所撕裂的，因此处于一种非常慌张的不安定感（更何况婴儿也尚未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

想象界的作用，就在于帮助我们吧嵌入我们意识深处的“异物”重新甩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外，这里关键的一步，就在于要形成关于“我的身体”的图像。

镜像阶段

关于“我的身体”的图像。镜像阶段在大约六个月左右，一直到第十八个月，人类婴儿就会对镜子中的完整的自我图像，感到莫名的欣喜和非常强的模仿、试探欲望。黑猩猩则不会如此，它只会把镜子看成一个空洞存在。³⁰

这是因为动物过早地进入了一种简单的符号秩序：置换。动物见到一个虚假的同类形象，会产生性行为，它们的自我形象被过早地整合进了一种原始的符号关系（置换）。而镜像阶段、六个月大的婴儿，则刚刚脱离母子共同体阶段，更为复杂的弑父、性化阶段在未来的数年才会缓慢展开。

儿童面对镜像的欣喜，是具有快感的，因为她内心混乱、破碎的内在图像，终于有了一个主导性的外在图像来进行整合。

我们来回忆《耶拿实在哲学》中黑格尔对于“黑夜”一般的主体性的描述：

人就是这个夜，这个空洞的、在其简单性当中包含了一切的无，一份拥有诸多表象、图形的无尽的财富，虽然还没有一个对他显现，或者到场。这个夜，自然的内部，在这，在纯粹的自我，在幽灵似的表象当中存在着，是

³⁰这主要来自亨利·沃伦（Henry Wallon, 1879-1962）对儿童和黑猩猩的对比心理学研究。

无所不包的夜，这儿闪出一个血淋淋的头颅，那儿是一个白色的恐怖的幻影，突然到此，在它面前，就这样消逝。当我们注视着一个人的眼睛，我们就看见这个夜，一个变得可怕的夜.....

镜像阶段前的儿童的精神世界，就是这样一种“这儿闪出一个血淋淋的头颅，那儿是一个白色的恐怖的幻影”的状态。婴儿处于行动的绝对无力中，她无法知道自己各处的身体是一个整体，她甚至根本不知道那些被动的感觉（疼痛、瘙痒、湿热）和主动的运动觉（伸展、蜷缩、旋转），背后对应的是稳固而实在的身体。

还记得婴儿为什么会失去母子共同体的状态吗？就是因为对于身体的这些感知（或者说身体自己对自己的感知）自然而然、不由分说地涌现到婴儿的意识中，这种分裂甚至都和母亲本人的身体无关，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我分裂：分裂为这种从内而外涌现出来的不受控制的身体感觉 VS 从外而内，想要对这些感觉进行镇压的悲哭声。

这些哭声构成了稳定的、持续存在的、可以被婴儿自由控制的第一个符号。所以婴儿的哭声，就激发了人类的内听觉，成为一个人思想时的声音。

在镜像阶段，婴儿在镜子里看到的自我形象，扮演的就是和哭声类似的作用。婴儿惊奇地发现，她的主动感觉（肢体的运动觉、表情和情绪的联动关系等），与镜像里的婴儿的形象变化，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她的痛苦纵使依然不可忍受，但却可以用来控制镜子里的另一个“婴儿”。

这里就发生了一种短路：

内在散乱的冲动，是一个破碎的大他者（ A ）。

镜子里的另一个“婴儿”，是一个完整的小他者（ a ）。

婴儿在观看、印证、感受这两者的对应关系时，不断地获取的是一种原初的解脱：内在的冲动（ A ），并不是狂暴无度的，而是有目的、有方向的、有意义的，就是那个镜子里的“婴儿”（ a ）。

在这个意义上，婴儿对于镜像所产生的“认同”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用来卸除、转移、渡让暴乱的存在主义冲动的“甩锅”行为。就好像《猫和老鼠》里的汤姆把狗窝里的狗暴打一顿，在狗回过神来之后，汤姆用手指指向无辜的老鼠那样。

拉康认为婴儿对于镜像中的他者产生的错误的自我认同，是一种悲剧性的异化和扭曲。 A 和 a 的短路回环，形成的是一种自恋结构，并且带来快感，因为 A 与 a 形成一种暂时的互补关系：母子共同体 A 的缺失 A 可以用一个作为图像的小他者 a （我的自我想象）来补足。婴儿被没有感受到“我是完整的”，而是

感受到内在不满的“母亲”得到了作为镜像的那个“婴儿”之后，才有一种安全、自由的感觉。

(5) 自恋的价值

但我认为，这已经是整个宇宙在物理学、光学、视生理学、神经生理学配置上，通过一种镜像关系，削减人类的存在论悲剧，是一种神明的赠礼。在其中被错误地建构的并不是婴儿的“自我形象”（self-*imago*），而恰恰是在 A 和 a 之间形成的补足关系，回溯性地生成了完满的大他者 A 的形象。

关键在于，在发现内部暴乱（ A ）和外部和谐（ a ）之前，婴儿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完美、平静的内外消融的母子共同体状态（ A ），或者至少是没法指称它的，没有符号来代替它。而在进入 $A|a$ 的镜像关系之后，婴儿把 A 对 a 的控制（内心的暴烈情感会引发镜像的变化），由于视觉的优先性（视觉内容被意识认定为先发生于内在感觉），就反过来被设想成是 a 对 A 的控制（那个镜子里的形象，她能够控制我的内心情感！），这样就变成一种婴儿对于镜像中自己期待的凝视，但恰巧这一凝视，也是镜像对于婴儿自己的凝视， A 的暴乱就被镇压下去，这一镜像与静默主体的相互凝视关系，就成为婴儿所掌握的第一个符号， $S_1 = S(A)$ 。但实际上 A 不存在，大他者不存在，这个 S_1 本质上是 $= S(\bar{A})$ ，婴儿与镜像的交互凝视，指称的是暂时消失的暴乱的内在他者。或者我们必须承认 A 本身，不需要划上斜杠，就已经是处于 $S(A)$ 和 A ，关于自己的符号和自己本身的分裂之中了——本质的自我分裂，就是表象和本质之间的分裂。（如果我们在这里还记得黑格尔的话）

因此，镜像阶段的成果就在于，主体通过与镜像的相互凝视，获得了第一个纯粹的符号， $S_1 = S(A) = S(\bar{A})$ ，它既是镜像 a 和内在暴乱 A 的相互补充，更重要的，它代表，主体在镜像 a 对自己的凝视中，惊喜地发现，自己也是这个镜像 a （及其背后的整个物理学、光学、视生理学、神经生理学，简而言之，整个宇宙的本体论和物理学设定）的所爱，是 a 的 a ，是暴乱的大他者 A 所欲望的神秘对象 a ，所欲望的另一个神秘对象 a' 。

这里，我们就可以总结大他者 A 和小他者 a 的复杂关系了。

A ：精神内在的原初分裂、暴力和混乱。——暴怒的上帝。

A ：本身并不存在，是通过 A 和镜像 a 的补足，而被回溯性建构的。——安宁的上帝。在原始人对于宇宙的想象中，安宁的上帝（和谐宇宙）本质上就是愤怒的上帝（洪水、干旱、瘟疫、饥荒）的愤怒止息时的形象。也就是说，大他者本质上是一种想象性的存在。简而言之：大他者不存在。

a ：必须通过 A 的缺失，原初暴乱的消逝，才能够被把握到。这种暴乱的消逝，又必须借助 a 和 a' 的相互凝视。

A 与 a ：小他者，是大他者的大他者，这个完满的大他者，必须依赖小他者对自己的凝视，才能够（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小他者是大他者的加倍³¹。

a 与 A ：大他者，是小他者借助镜像自我凝视，发现自己归根结底不存在，而只有空洞的凝视（无主体的凝视，因为婴儿根本分不清是镜子里的形象在凝视自己内心的暴乱，还是反过来）时，感受到的一种存在论上的失望——自己不存在。为了逃避这一恐怖的现实，而将心内暴乱 A 的消失，当作一个安宁完满的大他者 A 存在的证明。³²

这里不妨提一下基督教的基本功能：克服恐惧。在投入信仰之前，人们会惧怕灾难、疾病、生离死别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而在投入信仰之后，人们只会惧怕一种东西，也就是狂暴的、作为精神施虐狂的上帝，之前各式各样混乱的恐慌，被统一到一个空洞而冷酷的上帝之凝视上，主体被残暴冷酷的大他者所凝视，因而就不再畏惧其他一切痛苦和灾难。

（6）凝视与沉默的作用

因此我们知道了大他者 A 的本质，就是主体的自我凝视，但是却发现自己是一个虚无，绝对无能、没有任何筹码的空洞场所，于是以回溯性地想象一个大他者 A ，来遮盖自己不存在的丑闻。

人类的想象力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凝视**，具有如下作用：

1、**我们的身体的完整图形**，一种自我本尊的统一性的感觉，就来自于大他者的凝视。考虑到，大他者本质上是主体的自我凝视，所以这大大他者的凝视，就是对凝视的凝视，凝视活动创造了它自己所凝视的图像——这也就是费希特所谓的“看到自己的眼睛”，也就是我在本书的第一章“死亡”中所提到的“参加自己的葬礼”。

³¹分两种情况， $a = A + A = 2A$ ，意味着并列，两种宇宙和社会终极秩序的静态对立，引向的是安提戈涅（黑格尔）那种停留在否定中的崇高、斗争的人生状态。 $a = A \times A$ ，意味着叠加，一种终极秩序不断地被另一种终极秩序所替代，引向的是类似拉康本人晚年对于混乱中生成新的父性律令的一种期待。

³²这里同样分两种情况， $A = a - a = 0$ ，意味着取消，镜像与主体的相互凝视，被把握为一种相互取消，大家都不存在，只有那个冷酷、空洞的凝视存在，类似于巴迪欧反对知识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大他者变成一个没有自己实体性存在的空洞场所，里面发生的是永恒的斗争。 $A = \frac{a}{a} = 1$ ，意味着还原，镜像与主体的相互凝视，意味着两者的同一，镜子内外是同一个人，而大他者本身是这一计算的剩余结果，1，一个不能继续被消解的作为差异的同一性，从人的自我凝视中逃遁出来，对应是后现代主义的“绝对差异”。

2、**物体的带有纵深的实体性**，来自于它们对我的凝视。考虑到人类意识所经历的镜像阶段，人类会把这些物体，首先当作我自己的镜像——只要我们不屈从于流俗的意见，把物体误认作外在于我们身体的东西，而是首先坚持“万物皆我心相”，当作它是显现在我的意识屏幕上的图像，因此，这些物体，就能够像婴儿看到的自我镜像一样，像我投射出一种凝视。这些凝视为物体提供了类似身体完整性的，属于它们自己的完整的实体性。

3、**我们内心的全部世界图景，来自爱人（小他者 a ）的凝视**。这种凝视为意识当中所有图像的自动组织、有序整合，提供了外部的支点——尤其是那些内在暴乱的、分裂的图像，必须借助所爱的人的凝视，才能够被整合进符号系统。从这点我们能够理解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但也能从爱国主义教育同期的早恋爆发态势中，察觉到这种由大他者（国家）亲自凝视少儿内心的活动，带来的更多是恐怖而不是爱。

视觉对于听觉具有优先性，但是人类想象力的另一个功能，沉默，却对于凝视本身更具有优先性。这是因为沉默是凝视所回溯性建构的过去——在凝视尚未发生时，你就已经沉默了，准备好要专注你的注意力了，否则你根本开始不了这一凝视。

事实上的沉默是不可能的，即便你根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甚至你生来就是个聋子，但是人类的意识有一种最为基本的“听觉”机制：听到时间的流逝。人的意识，能够不断地听到，或者说自己为自己生成一种不断流变的最小差异：时态。

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地躺在床上，人可以不断地感知一种“刚才”，哪怕那个“刚才”和这个“现在”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但人依然会感受到“刚才”和“现在”的最小差异——这一最小差异的实质，就是一个清醒的瞬间意识，不断滑向劳累、困倦的那种自发的运动趋势（我们甚至就能够在浅眠时听到这种声音，一种充斥耳畔的隆隆声，其中有无数的繁杂讯号想要干扰、撕裂我们的清醒意识）。如果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在这种时间性的最小差异上，人就会陷入睡眠，失去它的时间意识——一觉醒来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好了，问题在于，“沉默”，一种想象力的产物，如何能够让人不再听到这种“刚才”和“现在”之间的困倦和劳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考虑沉默的作用：

³³这里想到的当然就是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对于胡塞尔“声音”优先于“书写”的批判，德里达把胡塞尔的“沉默”看作一种原初的声音，实际上是忽略了“刚才”与“现

1、**我们思维的持续在场**，一种理性的连续性的保障，来自于沉默³³。沉默的本质在于，将他者的存在，从镜像化的外部世界，援引到内部心灵中来，把那个被我凝视的对象，看作我的内心的一部分。这种对他者的邀请，是这样发生的：好像它早就是我内心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回溯性地把他的其他者性（otherness）消解为我的思维的内源性的产物。

这种假装外在他者“跟我很熟”的过程，并不只是主体自己的一厢情愿，而是一个相互的敞开，确确实实就是他者的其他者性在我的思维内部消解了：比如眼前这一个模糊的杯子概念，慢慢消解为“装满了——重”、“冒烟——热”、“烫手——不好拿”等等次一等的概念。这一允许他者进入心灵，让它任意施为，自己展开的过程，也就是认知的过程，所需要消耗的本体论代价，就是：时间。你得等这个宇宙的物理体系和你的神经系统接洽并产生彼此的影响，让真正的感知事件一步步在时间中发生。

而这一消耗时间的持续过程，就能够产生沉默的效果。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自己不沉默，不把注意力从枯燥无聊的时间流逝的困倦感觉上，转移到事物本身的向我内化和次第展开，那么时间就不会被感受到流逝了——我们会立即陷入睡眠、晕过去。

2、所有“**听不到的看见**”（the unheard seen），都依赖于沉默的想象性机制。包括之前提到的自我思维，就是一种听不到的看见，我听到的所有内听觉，都不是我自己，但是我却能从这种听不到中，回溯性地建构一种看见——我直接就能够看见自己的存在，这种内在沉默，能够立刻短路到我的自我形象上去，短路到大他者对我的凝视上去。沉默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引渡人、短路激发器的作用——因为我们忍受不了这种自我异化的沉默（它背后的悲惨现实就是“我”本质上是一个外来入侵的他者，是无法发现自己存在的踪迹的）。

在”之间的那种时间性差异所对应的困倦的声音，才是真正的原初声音，任何明确清脆的声音、包括沉默本身，只是对这种困倦的声音的覆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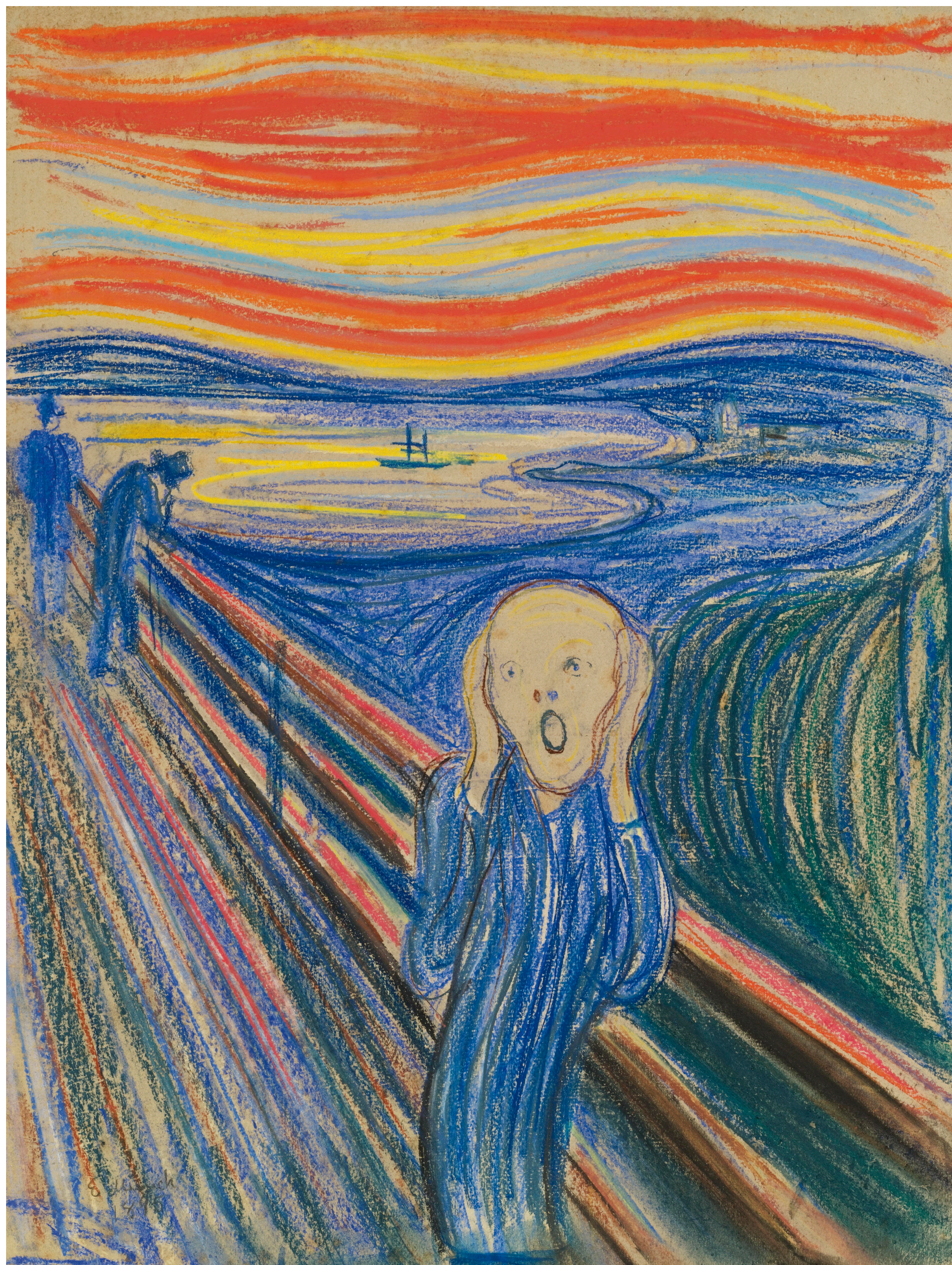


图 2 《呐喊》1895 年粉彩版，图片取自 Wikipedia

类似听不见的看见，还发生在艺术作品中，比如爱德华·蒙克的《呐喊》，给我们带来的情感冲击。当然，这在哲学上没什么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视觉性讯息，比如关于“颜色”的感知的持续存在，都依赖于沉默。所有被看到的颜色，红橙黄绿青蓝紫等等等等，本质上，都是一幅纯粹的、单色调的《呐喊》。这表现在，我们在看到颜色的一瞬间，不需要头脑形成一个判断，就已经知道“那是什么颜色”。这种先于声音，先于符号网络所分配的“这是红的”的符号之前，就起作用的机制，就是沉默——颜色的本质就是沉默，它不需要额外的声音，直接就入侵到符号系统内部，擅自做出调整，自己给自己加冕，任命自己为某种特定的、独一无二的实体性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简单的几何图形，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就和颜色类似，看到一个圆形，就感到甜蜜，看到锐角三角形，就感到冷峻，看到菱形，就感到乖巧，因为这些简单视觉信号，可以穿透我们嘈杂的符号系统，借助沉默的想象机制，直接找到自己的符号学任命。而那些复杂的几何图形，比如 22 边形，就不具有这样的特性，一想到需要数它有几条边，一种无关紧要的厌恶感就将进一步了解（沉默着聆听）的兴趣给驱散了。

3、所有“看不见的听见”（the unseen heard），也依赖于沉默的想象性机制。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触觉。把大拇指和食指来回轻轻搓一下，我们看不到它们的接触面，也听不到它们发出的任何声音，但是我们的内心会主动给它们的来回配音——拇指往上推时较粗重，往下拉时，较为尖锐。这意味着在我们看不到、又能感知到的地方，我们的符号网络，会主动给它指派一些感知上的动静，往往征用的就是内听觉的神经回路。这些随时待命，可以被征用的内听觉，就是我们注意力口袋中的筹码，就是并行地把握和应对身体和世界的触觉接触面的感官。

这种看不见的听见，更为重要的例子，是人类的心灵和心灵之间的触觉——也就是克服唯我论后，承认他人心灵实在之后，所拥有的那种能力。我看不到同为人类的她的内心，但是我却能够对她的心灵感同身受，能够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听见”她的内心。这种对于她人内心的“听见”，同样要求我们自己的符号网络本身处于沉默，她的心情直接穿透我的听觉，在我的内心深处发出声音，代替我本人的内心声音，向我说话。

当然，这种在极端爱情和梦境下的幻听，往往会被一种粗俗、肤浅的对她人目光和凝视的恐惧所遮蔽。而这就是害羞的起源。

在我看来，世界只有“看不见的听见”和“听不见的看见”两种东西存在，而不存在“看见的听见”（完美整合进符号网络的他者图像），也不存在“看不见的听不见”（完全不在符号网络的超越性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同时是聋子（看见的听不见）和瞎子（听见的看不见），生活的艺术在于将灵魂的这两个残缺部分，尽可能地互作无间。

现在我们也明白了沉默的本质：它是一种对于交互凝视的期待，也是一种符号网络向他者敞开的基本方式，更是一种回溯性地建构外部他者的内在性——“你本来就在我心中”的，在人类的聆听、理解和倾诉中，不可获取的解放性力量。

凝视对应于男性，而沉默对应于女性，但它们都是一种想象性的存在，是复杂而辩证、充满了未知可能性的存在。我不愿意将它们完全分析透彻。

我在此愿意保留一种诗人的姿态，正如辛波斯卡所说的：“诗人、真正的诗人，必须不断地说，‘我不知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赞同“万物静默得像个谜”这样的后现代多元文化的神秘主义。

万物仅仅是安静，而懂得沉默的，是人。

“万物”是一种中产阶级坐拥第三世界劳工的血汗所建构的回溯性的幻想（而非图像），为此，我们必须打破万物的虚假静默，而永远在喧嚣和嘈杂中保持行动者的沉默。

(7) 不散的阴魂——实在界

一般人眼中的“实在”：眼见为实。由自然本身生成出来的中立实体，能够摸得到、吃得着的，才是真实的、客观的。

本质主义者眼中的“实在”：眼见为虚。我们摸得到、吃得着的，都是这个系统里的程序编造的幻象，只有背后看不见摸不着的本质，才是实在的。

拉康眼中的“实在”：不得不见。拉康的实在，是符号网络本身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症状，向主体显现出来。主体无法逃避与它相见，没有拒绝这种创伤性遭遇的自由。这种不可避免的宿命，追在主体身后的不散的阴魂，就是实在。

早期拉康的实在：小他者 a

我们在符号界中已经讨论过现代的主体性：主体被自己的符号网络所包围，变成一个绝对虚无的场域，一个空白透明的观察者 (\mathcal{S})，这样做的代价是，主体自己的内在核心，不得被符号网络甩出去，变成一个另类的小他者 (a)。

这就是著名的幻想公式： $\mathcal{S} | a$

早期拉康的实在 (the real “thing”)，就被把握为这个小他者 a 。

\mathcal{S} 作为纯粹虚无的主体，是符号网络中的空白位置，是没有任何所指 (a signifier without signified)，没有内容的形式 (a form without content)，没有元素的集合 (a set without elements)。

a 作为绝对例外的他者，是在符号网络中没有属于它的位置，是没有任何所指 (the signified without its signifier)，没有形式的内容 (the content without its form)，不在集合中的元素 (the element out of its set)。

为什么 a 没有位置？因为事实上，整个符号网络中的所有位子，都是 a 给出来的。举个例子，犹太人相当于纳粹的小他者 a ，在纳粹德国没有在社会上生存的符号性身份，没有位子。这恰恰因为整个纳粹德国的内部和谐和社会秩序，必须依靠投射出这么一个背地里操控一切阴谋的神秘的敌人，才能维持下去；纳粹自身的暴力对于整个德意志民族集体的总体性渗透，才能够合法地推进。然而事实上，纳粹党对于德国所作的一切（金融投机、诱骗青少年、颠覆社会、唆使战争），恰恰就是它投射在“犹太人”身上的罪恶。正如纳粹的隐秘的自我同一性，就是建立在“犹太人”的幻觉上，主体遗失的自我规定性，势必只能从那个被符号网络放逐的小他者身上找到。

再比如性别当中的例子，人类将自己的一半人口性化为男性的方式，必然要将为每个“男人”心中创造一个绝对例外的女人，作为小他者 a ，才能将男权主义秩序 (S_2)，伪装为一个去性化的、不会被淫荡的爱欲所腐化的社会伦理秩序，安装到每个男人心中——尽管任何符号网络的起源，都离不开欲望的辩证法和他者凝视的爱。

小他者 a 就仿佛整个由符号网络编制的世界当中的一小片真实的碎片 (a little piece of reality)，它代表的是符号网络的内在缺陷和冲突。

晚期拉康的实在界：不可能的原质

但这种把小他者 a 直接等同于实在界化身的说法，被晚年的拉康本人所推翻，因为小他者 a 的结构太过于复杂，是人通过爱欲，在想象层面对于符号网络内在僵局的一种外部投射。

晚年的拉康，则认为，真正的实在，是超越了快感经济学的。真正的实在，穿透了 $\mathcal{S} | a$ 中间的幻想屏障，失去了快感，而具有一种深沉的创伤性。

所谓的“实在”是这样一种机制，它使得一个平凡的物体（比如前妻的杯子）能够成为饱含命运抉择的化身，使得朝夕相处、稀松平常的身影，成为不敢直视又不可忽视的致命诱惑。

这种机制，把某个东西，抬高到“原质”（the Thing）的创伤性位置上，为了避免主体直面这种创伤性，符号网络代偿性地给予大量的快感，从而使得欲望围绕这个创伤，能够做永恒的回环运动——但永远不能穿越这些幻想，否则就面临主体和它自己的符号网络的绝对重合，亦即死亡。

原质（the Thing）是尚未被快感所包裹的小他者 a ，它本身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不会被符号网络所表征。如果说小他者 a 在符号网络里没有位子，那么原质（the real Thing）则使得符号网络本身失去了它的存在论位置：人类在直面原质的时刻，会陷入绝无设防的创伤性状态——这意味着人类根本无法有序地表达那种时刻，人的记忆必须回溯性地篡改他与原质的相遇，以各种显而易见的语无伦次和自相矛盾，来铭刻真实。这种现象尤其会发生在性暴力的受害者身上，她们根本无法合乎逻辑地建构起“当时发生了什么”的连贯叙事。她们的回忆越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则她们的创伤就越是真实。

因此，原质严格意义上，是一种不可能性，即便它与主体遭遇了，它的存在也会被即刻扭曲为一种系统内部的失误、过错、短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原质是某种符号网络之外的神秘之物，情况绝非这么简单，因为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符号网络的自我安慰了。真相是，这个诡异可怕的原质，就是符号网络自己的病态和僵局，符号网络的刻意扭曲，这种回溯性的篡改活动本身，就是原质——它从来不是什么实体性的存在，而仅仅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篡改运动。

（8）三种绝对的真实

原质进一步可以分为三种：符号的、想象的、真实的。它们分别是我们从符号界、想象界和实在界这三界的不同视角，察觉到的结果：

1、符号的真实（the symbolic real）符号界里的真实，体现为一切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无法真正弄明白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理论。普通人（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和这些理论的遭遇，是一种引发自我怀疑的创伤性遭遇。无论怎

样被科普、怎样被权威以一种通俗易懂，直观有趣的方式给介绍出来，人们依然会回溯性的篡改他在科普讲座中所获得的“啊，原来是这么回事”，而将它变成“肯定没那么简单”。符号界的真实，是学术共同体的智性大他者的永恒凝视。

如果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大部分受过理工科高等教育的人都能掌握，那么现代科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最低门槛则是群论、泛函分析、微分几何和概率论。乐观估计，全球最强大工业国的3亿人口中，也不过寥寥小几百万人能够利用这些知识，第二强大工业国的十多亿人口中，则只有不到一百万人能够掌握这些内容。³⁴

2、想象的真实（the imaginary real）想象界里的真实，体现为身体完整图景的爆裂和坍塌。弗洛伊德曾在一个梦境里梦到给自己的患者艾玛（Irma）检查喉咙，其中的血包和囊肿以及腥臭令弗洛伊德感到无比的恐慌，它们代表的当然就是弗洛伊德本人未能治愈艾玛的强烈内疚。这种赤裸血肉的令人心悸的图像，是一种视觉上的“没有身体的组织”（the organ without a body），不仅仅打破了我们对于完整身体的想象，更让这些可怕的血肉组织看上去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意味着我身上也寄生着许多这样的东西，甚至意味着我本人，也是这样一种寄生在高等猿类肉体上的诡异寄生虫。

这种想象也主宰了大部分个体对于异性性器官的想象，男性想象女性器官内部起伏的肉瘤、迂回的褶皱，女性设想男性性器上的扭曲的血管，丑陋的表皮。更不用提两者共同想象的不良气味、不洁粘液等等。

性器官被当作人类最丑陋的器官，因为我们的美学快感恰恰就是围绕性器官来反向建构的。一切外表的性感美丽，都是用来遮掩这种致命的丑陋，而且两者的对比越是强烈，所能激发的性欲就越充盈。尽管归根结底，这种对于性器丑陋的美学判断，也是在为了遮蔽一个绝望的现实：不存在性关系，哪怕是极端丑陋，完全脱离美学符号的赤裸裸性关系，也不存在。³⁵

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战场上血肉横飞的地狱场景，有了年轻人第一次遭受性关系的创伤（面对彼此美丽外表下的丑陋性器）做对比，就并不是那么

³⁴从两国的理工科博士人数推断。

³⁵所以一切试图想象美好外表下面是丑陋的组织结构的禁欲主义努力都注定失败，譬如男人想象女人乳房里的莲房状孔洞、红唇后面可怕的牙齿和上下颚，女人想象男人胸肌下的血腥肺泡（尤其是抽烟者的黑色焦油）和腹肌下的恶臭肠胃等等，这些解剖学“真相”已被现代人用来激发更强烈的性欲，因为倘若不克服肤浅的体表审美，人类的性活动就只能停留在相当于交互自慰的爱抚阶段。

不可忍受了。杀戮和性交在很大程度上分享同样的快感-幻想机制，用以逃避那个可怕的想象性真实。

3、真实的真实（the real real）

真实的真实，也就是纯粹的真实，是一种永远无法恰当把握的永恒内在的对立。它没法被清楚地说明白是“哪种东西和另外哪种东西之间的对立”，这是因为它是一种自反性的结构，这种对立永远不会在想象、符号当中将自己完整地表象出来，它会不断表现了各种各样的虚假的对立。

最直接的，就是上述两种“符号的真实”和“想象的真实”之间也存在一种对立：科学家和宇宙的神秘关系 VS 爱欲和肉体的激烈关系前者把后者看作是低俗的、堕落的、动物性的，是现代工业饲养下的交配权争夺游戏；后者把前者看成是懦弱的、机械的、病态的，是没胆量上战场的 nerds 的避难屋。

然而，这种两种“真实”（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对立，并不是真实的对立。真实的真实的作用，就在于不断地以各种各样的“真实”之间的虚假对立，来掩盖那个最具有创伤性的原初僵局。

如果我们信任黑格尔，那么这一原初僵局，就是作为世界之夜的永恒虚无的主体性，与它不得被绝对精神所驱使去感受经历整个世界的全部辩证环节直接的对立。

如果我们信任马克思，那么这一原初僵局，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繁荣的世界金融和文化体系，必须建立在对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持续掠夺和压迫基础上。

但这两者都已经过时，他们的道路（黑格尔——自由主义宪政；马克思——社会主义专制）在这个时代已经交汇：高效的国内资本主义生产线+高效的全球资本主义金融链=第一第二工业国的各大家族财阀共同分赃。

如果我们信任拉康，那么这一原初僵局，就根本不会呈现为“什么是主要矛盾”的说辞。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分析这些说辞所掩盖的内在丑闻。而这一行动本身，则创造了真的行动者。

(9) 主要的精神病症

最后，我将从精神分析的病理学角度，介绍现代人类主要的精神症状，他们分别是偏执狂（妄想）、精神错乱、歇斯底里（癔症）和性倒错（性变态）。³⁶

³⁶分裂症的情况过于复杂，等我有机会做临床分析，积累三到五年的实际经验，我才能对分裂症发表意见。另一方面，自恋和自我防御的情况我已经在拉康三界理论中关于想象界、镜像阶段的讨论里涉及过了，其本质是 A 和 a 的短路，以及 a 与主体的相互凝视。

妄想、偏执狂 (paranoia)

偏执狂相信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 (the Other of the Other)。相信在粗暴的伦理禁令、混乱的社会秩序、荒谬的真理系统和愚蠢的官僚体系背后，有一个操纵所有乱相的隐秘意志，**也就是大他者的大他者，这种加倍的大他者会化身为一种特定的、具有致命诱惑的小他者 a** ，构成我们的幻想和欲望，用来为整个系统的不一致性、漏洞百出来圆谎。偏执狂的种类有如下：

偏执狂相信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 (the Other of the Other)。相信在粗暴的伦理禁令、混乱的社会秩序、荒谬的真理系统和愚蠢的官僚体系背后，有一个操纵所有乱相的隐秘意志，也就是大他者的大他者，这种加倍的大他者会化身为一种特定的、具有致命诱惑的小他者 a ，构成我们的幻想和欲望，用来为整个系统的不一致性、漏洞百出来圆谎。偏执狂的种类有如下：

A. 被害妄想 (persecution mania)：“**看到自己被 (小他者) 听到**” (see oneself being heard by the little a)。被害妄想会从身边所有的视觉性线索中，发现自己在被某个阴谋部门、情报机构所监听，甚至是被“脑控”、“颅内监听”。从而陷入一种恐慌——我的所有底细都被这个大他者的大他者所掌握，他的目的就是消灭我的存在。³⁷

B. 被爱妄想 (erotomania)：“**听到自己被 (小他者) 看到**” (hear oneself being seen by the little a)，被爱妄想症是追星少女常有的，她们能够从明星的言论、演唱、博客上的讯息中，听到一种不同寻常、独一无二的对自己的关切，也就是能听到，自己是处于这个明星的凝视之中的。这种明星的凝视，被少女把握一种关心、爱甚至是已经存在的情侣、婚姻关系。

C. 加害妄想 (persecutor mania)：“**看到自己在听 (小他者)**” (see oneself hearing the little a)，加害妄想是对于被害妄想的一种错误的防御机制，动画《再见！绝望先生》就描写了这种症状。加害妄想者从所有的视觉线索中，会发现自己正在以一种侵略性的姿态，窃听他人内心的情感、动机、价值观，这种以自己的符号网络侵入他人世界的行为，引发了我的内疚，我竟敢用窃听别人的方式来试探阴影中的全能者——当然，这种内疚本质上是一种恐惧，对于那个真正隐藏在背后监视一切的阴谋机构的恐惧，它看到我在效仿它所作的来试探它，就一定会加倍地迫害我。

³⁷在当前这个网络时代，所有人的信息都被这个大他者掌握的可能性，使得被害妄想变成一种无法承受的常态，于是就产生投射到各种不幸时间的受害者身上的弱化版本的被害妄想：阴谋论。

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监察机制，就是通过加害妄想，来施加一种加倍的恐惧——负罪感（所谓的“女性本质”恰好和这一加倍的恐惧-负罪相一致）。我们这个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解脱负罪感的唯一命令是：享乐！不要干涉他人的内心世界，这样你就不会干扰社会秩序背后的隐秘观察者（大他者背后大他者）对一切的操控。

也就是说，加害妄想（保持距离、假意理解、廉价包容、尽情享乐），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谓“正常”的心理状态。

D. 施爱妄想（loving mania）：“听到自己在看”（hear oneself seeing the little a），和被爱妄想相反，施爱妄想，就是疯狂地相信别人已经被自己爱上了，自己陷入在对她的关心和爱意之中无法自拔，甚至自己已经准备好将恋爱关系甚至是婚姻赋予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就是在大他者背后始终监听我、凝视我的小他者。施爱妄想者陷入一种捕获小他者、与操纵大他者、布控整个符号网络的阴谋家对视的喜悦中。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施爱者的视线已经全部投入到对小他者a的凝视中去，所以他只能通过听觉，来确定自己的状态，他只能通过自己符号网络的失序，来反过来确定自己凝视的就是那个终极神秘的存在。

事实上！现代社会的爱欲经济学整合机制，就是通过施爱妄想，来提供一种虚假的崇高——禁欲（所谓的“男性本质”恰好和这种虚假的超越性相一致）。我们这个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拥抱崇高使命的唯一建议是：牺牲！继续凝视她的神秘外表，这样你就不会失去社会秩序背后的隐秘操控者的永恒眷恋。

也就是说，施爱妄想（否认创伤、神化缺陷、过度推理、果决牺牲），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谓“正常”的爱情理想。

以上，在听觉和视觉彼此交叉（听到……看，看到……听）的维度中，我们把握到的是这个时代的四种“正常”的心理症状，它们统称为偏执狂。下面，我们将讨论在听觉和视觉各不相干的情况。首先是作为过度凝视、过度聆听的精神错乱。

精神错乱（Psychotic）

精神错乱者相信“我是大他者享乐的对象，我感到心甘情愿、与有荣焉。”与偏执狂中的听觉和视觉（大他者的凝视和窃听）的彼此交叉和短路不同，精神错乱中有一种视觉和听觉的过剩，往往是因为凝视和窃听的加倍，使得主体无法承受那过于炽烈的来自他者的注意力。精神错乱的子类：

A. 幻听 (with auditory hallucination): **听到自己被 (大他者) 听到 (hear oneself being heard by the Other)** ³⁸ , 听到自己被“大他者”偷听, 这种“听”的加倍, 无法由单个的主体承受, 结果就会把自己内听觉自发产生的语音识别为大他者的回应。

B. 幻视 (with visual hallucination): 看到别人被看到 (see others being seen) ³⁹ , 看到对象被大他者看到, 尤其是热恋中的男性, “看到”心爱的女人被自己命运 (大他者) 所凝视, 就很容易会把路旁相似打扮的女孩都认作同一个样子, 看成是心中的“你”。这是一种常见的幻视。 ⁴⁰

然后是癔症, 它的本质是凝视和聆听的通道被阻断。

癔症/歇斯底里 (Hysteric)

我是大他者享乐的对象, 我被祂使用、占有了, 我不能忍受这一点, 我不知道祂到底要的是什么! **癔症往往表现为神经症, 它的本质是大他者的凝视和窃听被阻断。** 歇斯底里的子类:

A. 女性歇斯底里 (feminine hysteric): **“没有所谓的大他者在听!” (there is no ‘the Other’ listening)** , 女性的“本质”在于, 她清楚地知道费勒斯 (阳具能指) 是一个虚假的能指, 性秩序是一种“假装”在另一性别身上可以获得答案的注定失败的游戏。并不存在语言、符号、秩序网络也就是听觉意义上的大他者 (但却存在用可怕目光凝视的父亲形象)。因此女性就其被费勒斯支配的结果, 就是注定陷入一种“你要我怎样”, 但又发现没人聆听这一吁求的歇斯底里中。这种歇斯底里在中世纪一度成为流行的恐女症 (femiphobia), 女性被看作反复无常、捉摸不定, 在暗地里玩弄整个基督-罗马二元秩序的魔鬼般的角色。

B. 男性歇斯底里 (masculine hysteric): **“大他者没有在看” (the Other is not seeing)** , 男性的歇斯底里会发生在彻底抛弃那个最爱女人 (小他者 a)

³⁸正常人是“听到自己在听 (hear oneself hearing)” , 在每一个声音中都察觉到自己的主动倾听的动作。

³⁹与幻视不同, 暴露狂是“看到自己被看到 (see oneself being seen)”、窥淫癖是“看到大他者在看别人 (see the Other seeing others)”

⁴⁰我最近深有体会, 经典爱情中的幻视非常常见; 其次就是 MOBA 游戏, 比如 LOL, DOTA, 只要保持紧张, 始终意识到敌人也在看着我的角色, 就很容易产生对于这个角色的幻视, 在游戏结束后会在眼前萦绕很久。事实上, 画家稳定内视觉的形成, 也是依靠在内心持续训练这么一个大他者视角, 为此画家必须放弃看电视、电影, 因为电视和电影会直接让画家本人扮演大他者, 这和培养内视觉所需的第三人称的大他者观察者是竞争关系。

之后，彻底投入到为了社会伦理价值的残酷博弈中去。最具代表性的是“崇高的牺牲者”形象，尤其是发生在大革命时代的理想主义牺牲者。

他们相信大他者（上帝、理性、民主、自由、历史必然性）的存在，并且大他者会把所有的牺牲都记录在本子里，允诺这些牺牲都是有意义的。大他者没有在看这些残忍但是肤浅的表象，但是大他者将自己内心的绝望的呼喊都听到了，记录在案了。所以虽然男人不知道这所谓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大他者没有在看），但却愿意一厢情愿地牺牲自己（祂有在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俄肃反时期被冤杀的干部，他们出于对组织的忠诚，为了维持组织的正义形象，心甘情愿地被审判、主动认错、含笑接受枪毙，认为这一切牺牲终究都是有意义的，有一个革命必然成功的历史必然性，在未来等候着，会给他们平反。

C. 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大他者在看/听他自己”（**the Other is hearing / seeing himself**）。强迫性神经症最典型的代表，是哈姆雷特，这样一种内向、阴郁、懦弱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哈姆雷特面临的情况是，父王被杀，秩序被打破，成为亡魂陷入在自顾自的唏嘘中（the Other is hearing himself），叔父篡位后，看到哈姆雷特装疯卖傻，就绕过了他，陷入在一种一厢情愿、万世太平的画面中（the Other is seeing himself）。面临这种分裂的、自我聆听/凝视的大他者形象，哈姆雷特同样陷入在类似的强迫症中：刚下定决心，又放弃机会；对于代表混乱的女性持一种复杂痛苦、自相矛盾的爱和恨。

克服这种神经症，从这种阻断、循环当中跳出来的唯一出路，是辜负恋人、逼杀母亲，切断所有快感经济学和伦理秩序的后路，与腐化的大他者同归于尽。《哈姆雷特》的宇宙观、神话学结构广泛出现于古北欧文化、古埃及、伊朗和波利尼西亚的传说中。这是人类氏族时代，权力更迭过程中形成的普遍性结构——弑母弑叔自杀复仇。它的历史比古希腊的俄狄浦斯还要久远，是一种稳定的父权结构尚未成形，兄终弟及被父死子继逐渐取代的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残留。

强迫性神经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病症，因为其中预设了一个“现行腐败秩序（叔叔）之前肯定有一个理想秩序（父亲）”的虚假前提。知识分子唾弃政权没有交到自己手中，而是被父亲（理想统治者）的顽劣弟弟（二代、三代）所窃取，从而陷入一种阴郁、懦弱的神经症，丧失了行动的勇气，不断牺牲自己身边的爱欲化身（恋人、母亲）才能感到行动的勇气，最后却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一切。

这是一种肤浅的现代主义病症。

最后是倒错，它的本质是聆听和凝视，被患者当作一种大他者享乐的工具，性变态在利用大他者/他人/小他者的聆听/凝视，在玩各式各样的游戏。

倒错/性变态 (Pervert)：我不是大他者享乐的对象，但是我是大他者享乐的道具，我的变态行为是在为大他者的享乐服务。

倒错的发生，恰恰就是小他者 a 和大他者的符号 S_1 发生了短路，也就是说，对主体具有吸引力、施加镜像凝视的小他者 a ，现在向主体呈现为一种大他者的命令：给我享乐 (enjoy for me)！拉康的性变态公式是： $(a - \mathcal{S})$ ，正好是幻想公式 $(\mathcal{S} | a)$ 的倒置，小他者 a 作为 S_1 ，大他者的律令，在主体背后支配着主体。

性变态还有另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他可以计算和累计快感的数量，这种快感要么来自欢愉，要么来自痛苦——说到底，性变态者的本质就是为大他者记账的会计。

(10) 详细的性变态分类

最后，我们详细讨论各种性变态。作为一个无聊的调剂，也是现场练习一下我们的分析能力。性变态分为以下几类：

性变态的原型——受虐狂 (Masochism)：受虐狂是最典型的性变态 (the pervert par excellence)。受虐狂把他的性伴侣，置于一种疑惑：“通过鞭打这个可怜人，我到底能得到什么，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不得不忍受这种残忍，你（大他者）到底要我怎样？”——这样无辜的性伴侣就被受虐狂转变为大他者的享乐对象（歇斯底里），自己则假装大他者的口吻，告诉被害人“我就要你这样虐待我”，受虐狂知道自已的作用在于为可怜的性伴侣提供一个来自大他者的回答，这样他就可以作为一个智性工具，来满足、取悦大他者。歇斯底里的被害人，就会被他转化为一个现世的大他者：虐恋主人 (dominatrix)⁴¹。

施虐狂 (Sadistic)：施虐狂是逆反的受虐狂，他不甘心做满足大他者欲望的工具，而想要代替大他者，反过来让大他者成为他自己的工具。

施虐狂眼中的世界处于一种无聊循环的、随时堕落的平静，他的施虐活动的作用在于通过痛苦和罪恶，来打破这一僵死的循环，解放世界所包含的创造性力量。他的性伴侣，是这个崇高使命的化身⁴²。通过对性伴侣施加痛苦，施虐狂假装自己为世界引入了一种新的秩序，从大他者的工具身份中解脱，甚至反过来把大他者所拥有的痛苦手段当作自己的工具，直抵所谓“欲望的乌托邦”。

⁴¹虐恋主人往往是可怜的歇斯底里女人，并不能算作性倒错，不是那种单纯以毁灭、凌虐世界为乐的萨德主义者——施虐狂。

⁴²萨德笔下的受害者，似乎从来不会受到他的残暴性虐的伤害，事实上扮演的是一种神圣而宁静的世界化身的形象。

在这个乌托邦里，欲望和快感之间的屏障被取消（而在现实里，欲望必须通过对快感的压抑和延迟才能维持），快感和欢愉之间的屏障也被取消。这样做的代价是，欢愉必须以它的反面——也就是痛苦——出现，因为没有痛苦，就不能证明获得了自由——痛苦是逃离大他者所给出的欢愉诱惑的必然代价。追求自由，往往要承担痛苦作为代价；但是反过来，以为给别人施加了痛苦，就让她获得了自由，这就是倒错。和受虐狂一样，施虐狂也是会将痛苦作为一种伪装成“自由”的快感，进行记账的。这种快感累计的越多，施虐狂就越感到自己为世界带来的更多的自由。

恋尸癖（necrophilia）：恋尸癖把自己当作大他者对欲望、快感的限制工具。通常认为，恋尸癖来自于一种冒犯、亵渎的冲动，好像在通过亵渎尸体来鄙视死亡、克服恐惧。恰恰相反，恋尸癖实际上来自对于宽容、容忍、大度、谦逊的（过度）追求。在恋尸癖眼中，尸体是最理想的性伴侣，因为**尸体不会感到被骚扰**，恋尸癖恰能从中感到自己是“克制的”“温和的”“包容的”。另一方面，**尸体也不会享乐**，恋尸癖就能够在与尸体的性交中，避免一种过于强烈无法忍受的快感，而安全地享受一种节制、审慎的快感。

睡奸癖（somnophilia）：睡奸癖喜欢与睡眠中的对象发生性关系。和童话《睡美人》中王子亲吻后清醒的公主相反，睡奸癖希望自己的性行为越剧烈，对象反而睡得越沉。在此，睡奸癖将睡眠中的性对象看作是大他者的化身，而自己则是为之注入活力（但这种活力的作用在于维持大他者的睡眠状态——享受梦境）的工具。

这种特殊的性变态在好莱坞的对应物当然就是《碟中谍》系列，阿汤哥惊心动魄的冒险，一次又一次拯救世界，为的就是满足本身对这些危险“一无所知”的世界的梦境一般的沉睡欲望。也难怪主角在其中与前妻所保持的另类性关系一度压过他和另一位特工女主角的真正对等的爱情关系。

盲奸癖（amaurophilia）：盲奸癖喜欢给性伴侣带上眼罩、关上灯或者直接对盲人抱有强烈的性幻想。这种性变态看似是无法承受性伴侣的凝视所导致的。其实不然，它实际上深知只有在性伴侣看不见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性伴侣在心中的所想象的那种视角，那种看到看不见的（see the unseen）的凝视，相比直视反而更为剧烈。

另一方面，作为大他者的工具，盲奸癖者同样享受的是将看不见状况的性伴侣陷于一种静静等待“命运”的精神错乱状态，从而使得自己的性行为变成一种单纯“听觉”层面的触动、一种大他者旨意的降临。盲奸癖的本质是化身为大他者的传声筒，为性对象遮上眼睛的目的在于将舞台灯光集中在听觉上。

普通人也或多或少会有盲奸癖的倾向，尤其在热恋中的女性，希望将自己铭刻为对方的天命，即会要求在亲热时关灯，令自己的身体成为大他者的声音。

暴露狂 (exhibitionism)：暴露狂把自己看作是帮助大他者享乐的工具。暴露狂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暴露自己的身体，而是让别人闭上眼睛。暴露狂需要帮助大他者压抑人们的窥阴欲，让人们闭上眼睛，从而让大他者的淫荡形象大胆地裸露出来，享受快感，这一快感的本质就是压抑他人的窥阴欲。

暴露狂本人的快感来源于“看到自己被（大他者）看到”（**see oneself being seen——by the Other**），自己的目光和大他者的目光相重叠，代替大他者的目光，尽情地窥视社会秩序的隐私，而其他人都应该闭上眼睛。⁴³

摩擦癖 (frotteurism)：往往是电车痴汉的行为，在受害者的臀部、腿部、裙子、丝袜上摩擦性器从而达到高潮。表面上看，摩擦癖是部分的暴露狂（只暴露给受害者身体的一部分）加上部分的盲奸癖（受害者本身在拥挤的电车上看不到暴露的性器）和部分的恋物癖（将触碰受害者身体的某一部分当作获取性满足的对象）构成的。

但这种分析采取的是部分构成整体的虚假策略。问题在于摩擦癖就是在部分、残缺的性接触（部分身体、部分暴露、不充足的性进程）中仓促达到高潮的。我们必须将这种部分性、残缺性本身当成一种整体：对于肢体有限接触的社交礼节的倒置。通常的社交礼节中，男人最多与女性握手（男人之间还可以踹屁股一脚什么的）。女性以裙子、丝袜使得腿部被性化了，男女之间的四肢接触被限定在高度审慎、理性化的手部。

【手（男）—社交关系—手（女）】的社交-性关系，被摩擦狂置换为【手（男）—性关系（阴茎）—腿/臀（女）】的倒错-性关系。在这里，暴露在大他者眼中的阴茎（暴露在私密、紧张的局部空间，即暴露在作为伦理禁令的大他者眼中），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费勒斯；在这个意义上，摩擦癖的愚蠢在于，他真的相信自己的阴茎就是费勒斯，能够在大他者的视线下维持性关系的在场。

而在“正常”的性关系中，阴茎必须只能在小他者（女伴）的视线中暴露，从而将阴茎的中心地位，卸除到小他者的凝视上去，整个女体就替代阴茎成为了两性游戏中的费勒斯。

异装癖 (transvestic)：一般认为异装癖的目的在于构建某种雌雄同体的完满状态，从而摆脱异性在欲望和审美上的勒索。这种理解忽视了一点，即两种

⁴³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则和暴露狂具有相反的结构，因它要求所有人都睁开眼睛，看到那个真正没穿衣服的不是暴露狂，而是大他者本身。

性别之间不可调和的竞争关系，异装癖的隐秘快感在于向他人隐藏了一个只有自己和大他者分享的秘密——“只有你和我才知道我的真正性别”。如果是男扮成女，他就可以同时获得两种欺瞒的快感：“那些男人从我的外表误认我是女的”和“那些女人也无法看出我的内在是男的”。

在这里，获得雌雄同体状态的不是异装癖本人，而是大他者，**只有大他者可以同时看到这个人身上男和女两个性别**，同时向他投射两束怀疑的目光。异装癖本人，则只是完成这一整合的工具，他扮演的是内在男性和外在女性两者边界上的巡视员，试图维护的是绝对的性差异本身。

这一性差异的存在（总能够辨别外表和内在的性差异的明鉴），是大他者围绕费勒斯构建享乐秩序的核心，异装癖是大他者忠实的卧室警卫员。

变童癖 (pedophilia)：变童癖的快感来自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大他者（上帝、历史必然性等）后，他就认为自己已经彻底是大他者的工具了，自己就不可能做任何邪恶的事，因此变童（变童癖对儿童的爱，类似上帝对人类的爱，历史必然性对人民的爱）就成为一种神圣的事情，是在实现大他者的爱欲。

人们常常讹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说过“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第一个传播这个谣言的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实际上这句话根本不存在，最接近的一句话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德米特里⁴⁴在与拉基京（Rakitin）⁴⁵争辩时所说的：“但是人类会变成什么呢？如果没有上帝或永恒的生命？是否所有事情都会被允许？他们可以做想做的一切？”

这句“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对于变童癖而言，应该倒过来：“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这也就说明了拉基京为什么对德米特里几兄弟处于一种强烈的嫉妒中：如果他能够真的献身给上帝，他就可以和德米特里一样享乐放纵、和伊万（三兄弟里排行老二的极端理想主义者）一样陷于黑暗和仇恨、和阿辽沙一样拥抱善良和光明，简而言之，他就可以获得做任何事的自由。

⁴⁴德米特里是卡拉马佐夫三兄弟里的长子，在母亲离家出走后，父亲纵情狎妓，德米特里在无父无母的状况下长大，和父亲仅有财产金钱往来。他同时是一个残暴的享乐主义者和天真的浪漫主义者，过于地热爱生活，放纵情欲，宽宏大量，愚蠢正直。与父亲为了一个荡妇争风吃醋，一度想杀死父亲，结果被人抢了先，但出于内疚还是认罪了，想通过冤屈和受难洗刷放纵享乐的罪恶，成为上帝和圣母的儿子。

⁴⁵拉基京是三兄弟的陪衬，在神学院里学习，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小说设定的英雄阿辽沙（三兄弟中最小的，与陀氏本人早殇的幼子同名）在修道院里的同伴。拉基京是非常聪明的人，但他并不像德米特里或阿辽沙那样真正相信任何道德、宗教的原则，他只是一个完美的伪装者；结果他陷入了对可以真正沉浸、奉献在信仰当中的三兄弟的厌恶和嫉妒。

天主教会变童丑闻的本质，也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虔信，受不了肉欲的诱惑而堕落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教士们过于真诚，以至于他们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变童是一种错误，反而是上帝对凡人的爱的表达，自己只是上帝满足欲望的工具。

窥淫癖 (voyeurism)：窥视他人的性交、性器、裸体的冲动，当然是围绕视觉的辩证法展开的。通常的理解是，通过窥视，窥淫者获得了某种和受害人共享的秘密——性器形状、自慰癖好、裸体特征等等，然后与记忆中的其他图像进行对比。这只是结果，而不是窥淫癖的成因。

真正使得这种观测活动，能够积累快感并无限期推延欲望的机制在于，窥淫癖将自己排除在性关系之外，从而使得性关系得以达成。他必须通过视觉保持安全距离，将自己排除出在性关系中被大他者凝视的尴尬、恶心的位置。因此，窥淫癖的本质是在安全的地方，“看到大他者在看别人 (see the Other seeing others)”。

不是所有看 A 片的人都有窥淫癖。这取决于观看者是否可以忍受大他者的在场。A 片中的剧情通常都是非常荒谬、愚蠢的，这代表着作为秩序化身的大他者的沉睡。如果无法忍受 A 片的愚蠢剧情，而只能在剧情缜密的色情片中才能得到满足的人，说明他真正享受的是在大他者存在的情况下，将大他者的视线转移到了淫荡画面的载体，而自己则可以偷偷逃开，逃避律令的压迫，喘息一口气。这类精致色情文艺片的爱好者，大概率是窥淫癖。

恋物癖 (fetishism)，由于这一倒错，会涉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甚至涉及现代人的整个精神状态和意识形态机制，我选择将它放在关于马克思的书中进行专题性的讨论。这里就不单独讨论它的爱欲版本（恋足癖、恋鞋癖、褻衣癖等等）了，没有太大的意义。

好了，哲学家不应当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爱欲结构上，还有更有意思和意义的东西在等着我们。

行动者在掌握所有这些关于爱欲、倒错的秘密之后，也应当亲身感受、勇敢尝试，努力克服暗藏在其中的悲剧性结局。显然，这整个病理学谱系里的每一个症状，都预设了“大他者存在”的前提。而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并不在乎这一点。

——这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出发点。